

# 語音篇

## 第一章 馬祖閩東方言的溯源探本

02

第二篇

語音篇

第一章

馬祖閩東方言的溯源探本

漢語漢字是單音節的語言和方塊文字。任何一個有意義的音，它必須具備聲母（當然也有零聲母的例子）、韻母和聲調。民國初年劉復（字半農）把聲母和聲調改稱為「頭」和「神」，把韻母細分為「頸」「腹」「尾」。如此切分是有它的道理在，所以，後來的人就用新式的語言學名詞改稱為：「韻頭（頸）」、「韻腹（腹）」和「韻尾（尾）」。

這種分析法對任何漢語方言皆可適用。以下就把閩東方言的聲母、韻母、聲調系統略做分析。

### ■ 第一節、聲母系統

研究閩東方言最重要的文獻，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《戚林八音》。它是閩方言中成書最早、流傳最廣、影響最大的通俗韻書。在方言中，運用音韻學原理，為實際口語編纂韻書，完整地紀錄前代方言語音系統，詮釋方言詞義，從而全面保留方言史料的，應該首推閩方言。可見，《戚林八音》不但是研究閩方言的重要文獻，也是研究音韻學史和方言學史的重要古籍。<sup>15</sup>書中載有聲母歌訣一首，內容為：

柳邊求氣低，波他曾日時，鶯蒙語出非，拍掌與君知。

二十字的版本很多，此地不一一列舉。作者之所以用詩歌形式來表達，那是為了方便記憶。因為閩東方言聲母只有十五個，這是閩方言共同的特性，詩的末尾五字，筆者的理解，那只是補足成一首五言古詩的型態而已。如果用大家熟悉的國語注音符號的排序加以重組，其結果是如此的：

邊波蒙低他日柳求氣語非曾出時鶯。拍掌與君知。

ㄅ ㄆ ㄇ ㄊ ㄊ ㄌ ㄋ ㄌ ㄍ ㄍ ㄎ ㄎ ㄎ ㄏ ㄊ ㄊ ㄊ ㄊ ㄊ

p ph m t th n l k kh ng h ts tsh s

除了上面 15 個聲母以外，另有兩個音變後的濁擦音 β、ʒ（也有記成 z、z、j），前者是 ㄅ (p)、ㄆ (ph) 的變體，後者是 ㄊ (ts)、ㄊ (tsh) 的變體。這是國語所沒有的音，因為它不單獨出現，只存在於語流音變的時候，所以，學界人士都不把它計算在聲母之內。根據張屏生教授的馬祖方言調查結果可知，ㄊ (ts)、ㄊ (tsh)、ㄌ (s) 這一套聲母和一 (i)、ㄌ (y) 起首的韻母相拚的時候會有明顯地顎化情形。<sup>17</sup> ㄇ (m)、ㄋ (n)、ㄎ (ng) 發的是弱鼻音。邊音 ㄌ (l) 發音時舌尖兩邊出氣不強，氣流同時也

15. 李如龍、王升魁校注：《戚林八音校注·前言》p.1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5 月

16. 這是借用做零聲母的符號。

17. 張屏生：《馬祖連江縣閩東話的語音和詞彙》p.2 屏東師院語文教育學系 2000 年 9 月

從中央通過，不是純粹的邊音。<sup>18</sup>簡單地說，閩東方言的聲母系統最大的特色是：

1. 古濁塞音不分平仄都唸不送氣的清塞音。
2. 舌尖、舌面音混同。
3. 無輕脣音，有一部分是和喉塞音混。即，ㄷ (f) ㄱ (h) 有時相混。<sup>19</sup>
4. 部分明母字變成零聲母。
5. 疑母字維持原狀，尚未變成零聲母。
6. 無捲(翹)舌音。
7. 舌根音可以配齊齒呼和撮口呼。
8. 有部分人的口語是ㄋ (n) ㄌ (l) 不分的，但也有部分人的口語是ㄋ (n) ㄌ (l) 區分的，更有人是ㄋ (n) ㄌ (l) 交換的。
9. 在日母字中有一些字的聲母讀成舌尖(硬顎)濁擦音。

## ■ 第二節、韻母系統

《戚林八音》所載的韻母代表字是：

春 花 香 秋 山 開 嘉 賓 歡 歌 須 金  
 ㄨㄥ ㄨㄚ ㄩㄥ ㄩ ㄤ ㄞ ㄞ ㄞ ㄞ ㄞ ㄞ ㄞ  
 ung ua yong iu ang ai a ing uang o y ing

杯 孤 燈 光 輝 燒 銀 缸 之 東 郊 過  
 ㄨㄟ ㄨ ㄟ ㄟ ㄟ ㄟ ㄟ ㄟ ㄟ ㄟ ㄟ ㄟ  
 ui u eing uong ui iu yng oung i øyng au uo

西 橋 雞 聲 催 初 天 奇 梅 歪 遮 溝  
 ㄟ ㄟ ㄟ ㄟ ㄟ ㄟ ㄟ ㄟ ㄟ ㄟ ㄟ ㄟ  
 e yo ie iang øy œ ieng ia ui uai ia eu

總共 36 字，即 36 個韻類，也就是一般人所習稱的閩東方言 36 字母。<sup>20</sup>但是由實際的語言調查可知，閩東方言韻母的類遠大於此(韻母排列表見後，請參考)。由上面所附的音標及後面排列表來看，有幾個現象值得注意：

1. 有四組字可以合併之，它們是「燒、秋」，「金、賓」，「梅、杯」和「遮、奇」。

18. 詹伯慧：《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》p.202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1 月

19. 是ㄷ (f) 併入ㄱ (h)。嚴格的說，福州話的喉音我們用ㄱ (h) 來標音，其實它是喉清擦音，還不到舌根清擦音的部位，所以，有部分學者將此音標成「x」。見詹伯慧：《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》p.201。筆者個人理解，這是因為ㄷ (f) 屬唇齒音，發音部位靠前，進而使後面的舌根音往前移所造成的結果。

20. 此 36 字母的概念，不同於一般人習稱的中古音 36 字母，因為前者表示韻類，後者卻是指聲母而言，閩東方言的聲母是稱聲紐。

2. 韻母是由：a、o、ø(œ)、e、i、u、y 七個主要元音；i、u、y 三個介音；i、u、y、ng、k、h 六個韻尾所組合而成的。
3. 由韻母的組合結果來看，可知入聲既是韻又是調的事實。(說詳後)
4. 閩東方言的複元音非常多，有一些後面還可以加輔音韻尾。這是其他方言少有的。
5. 輔音韻尾只有舌根音的 -ng 和 -k。-k 只出現於入聲，並且有弱化的現象。弱化的結果呈現「-ʔ」的音位，所以，馬祖人的語音，發入聲韻的時候，實際上是呈現「-ʔ」、「-k」兩套，若用注音符號來表示，就是「-ㄉ」、「-ㄎ」。
6. 有些陰聲韻母與陽聲韻母只見於陰平、陽平與上聲；另一些只見於陰去與陽去，它們之間是呈互補的現象。如：
- 甲. 只見於陰平、陽平與上聲者。i(機、遲、非)。u(夫、阻)。y(師、居)。-yng(巾、中)。
- 乙. 只見於陰去與陽去者。ei(器、示、被)。ou(富、度)。œy、øy(次、去)。øyng(近、仲)。<sup>21</sup>
7. 其中的「初」韻是發  $\epsilon$  的圓脣音，是半低的舌前元音。這是國語所無的音，當初福建師大梁玉璋教授指導馬祖編《福州語》教材時，是直接用國際音標  $\alpha$  標示，馬祖拼音方案則設計「廿」符號使用。表上兩者並列以互做參考。

馬祖閩東方言韻母排列表：<sup>22</sup>

a	ai	au	ang	aʔ		ak
o		ou	oung	oʔ	ouʔ	ouk
ø	øy		øyng	øʔ	øyʔ	øyk
e		eu	eing	eʔ	eiʔ	
i		iu	ing	iʔ		ik
ia		iau	iang	iaʔ		iak
ie			ieng	ieʔ		iek
u	ui		ung	uʔ		uk
ua	uai		uang	uaʔ		uak
uo			uong	uoʔ		uok
y			yng	yʔ		
yo			yong	yoʔ		

### ■ 第三節、聲調系統

古四聲平、上、去、入因聲母的發音清濁而各分陰陽，這是南方方言的普遍現象。既然如此，馬祖方言本應該也分成八大類才是，但是，因陽上調混入陽去調之中，所以，馬祖方言實際上只

21. 董同龢：《漢語音韻學》p.51 文史哲出版社 1977 年 9 月四版

22. 張屏生：《馬祖連江縣閩東話的語音和詞彙》p.5-6 屏東師院語文教育學系 2000 年 9 月。本表不含變韻在內，到目前為止，學界對馬祖方言做全面性調查的，只有張屏生教授一人，所以，本文在討論語音的章節中，多次引用他的田調成果，其道理在此。

有七個調。茲將七調的調名、調型、調值列舉於下，並做簡單的說明。

調類：	陰平	陰上	陰去	陰入	陽平	陽上	陽去	陽入
	①	②	③	④	⑤	⑥	⑦	⑧
調型：	-	+	˘	˙	˘	ˆ	ˆ	˙
調值：	44	(33、31)	(21、213)	ㄈ 23	53	242	242	ㄈ 5 <sup>23</sup>
	55							

說明：

1. 馬祖方言的聲調型態有平、升、降、升降、降升；有時陰上只發前半上。
2. 陰上則屬中平調；若陰去調只發前半去則屬低降調。此外，另有入聲調，陰入發的是低升的促聲調，但有時入聲的特質並不強烈；陽入則發高平的促聲調。
3. 陰平也可以稱第一調，陰上也可以稱第二調。餘此類推。
4. 若使用調型標示，和國語一樣，陰平的符號可省略。
5. 聲調的升、升降、降升諸調會影響元音的音質，簡單的說，它們之間有密切的依存關係。
6. 有學者將陰平調的調值定為 55，但根據部分詞彙結構的讀音來看，定為 44 較為妥當。（說詳後）
7. 陽上與陽去混。故調值都是升降調的 242。

23. 上聲的調型馬祖拼音方案是用「+」。



## 第二章 本音與變音

02

第二篇

語言篇

第二章

本音與變音

語言和文字都是人們表情達意的工具。人類的歷史與生活智慧都是靠它來傳承。所以，它的生命力是因人類而存在，變與不變，發展與淘汰，完全是受社會制約的。就事實而言，古今中外沒有一種語言能長久維持不變的，即使再強勢的語言也不例外。何況，閩東方言除了閩越古語之外，又接納了許多的楚方言和吳方言的因子。所以，在當前時空背景之下，若要拾級而上，還原到原始的古音舊腔，那是極其困難的工程。然而，方言保留古音，這又是大家公認的事實，所以，本章節之中，對古音的概念有必要先做一些簡單的說明。

### ■ 第一節、馬祖閩東方言的聲母、韻母、聲調與古漢語的關係。

所謂古音，那是很籠統的概念。清朝人稱周秦之前的音為古音，把唐宋以來的音稱今音。前輩學人對古聲母的研究，是透過《切韻》音系做聲母反切系聯，再根據韻圖等資料，歸納出中古音的聲母音系，進而觀察先秦文獻中的通段、異文等現象，訂出諸多條例，如：錢大昕的「古無輕唇音」、「古無舌上音」、「喉牙雙聲說」、「舌音類隔不可信說」。章太炎的「娘日古歸泥」。曾運乾的「喻三古歸匣」、「喻四古歸定」等。後來的黃侃總其大成，得出「古本音十九紐」的結論。至此，古聲母的系統大致已定。

中國在隋唐時代就已經有字母的觀念了。此不同於英文的 26 個字母。漢語的字母只是古代用來標示字音的聲母而已。最早是 30 字母，出自唐朝末年的守溫和尚之手，因此也稱〈守溫三十字母〉。〈守溫字母〉中有「知、徹、澄、日是舌上音」的記載，由此可知我們方言的聲母系統比他更早。前述，馬祖方言的聲母總共有 15 個，舌音部分只有舌尖音而無舌上音。齒音有精系字而無照系字，舌尖音和齒音各只有一套，所以，馬祖方言的聲母是沒有捲(翹)舌音的。

其次，濁音清化的現象在馬祖方言中是普遍存在的。中古時的全濁塞音如唇音的「並」母、舌音的「定」母、牙音的「群」母以及濁塞擦音的「從」母，都讀同部位的清音。中古時的次濁字，如：邪母的「斜、寺、飼」，書母的「舒、試、深」，禪母的「啜、折、市」等，多唸成送氣或不送氣的舌尖塞擦音。不僅如此，連又次清的心母也有此現象，碎、鯉、晒、、、即是實例。至於部分的中古照系三等字方言讀舌尖音，那完全符合錢大昕「舌音類隔不可信說」的條例。《廣韻》的唇音部分，有十個三等韻會變成輕唇音(說詳後)，這個變化的關鍵點是在合口的ㄨ(u)介音。輕唇音ㄈ(f)又稱唇齒音，就發音方法來說，它是清擦音，一旦和合口音結合，就很容易被清的喉擦音ㄏ(h)所同化，所以成了閩方言的特點之一。

上古時代沒有韻書，古今學者乃根據先秦韻文、諧聲偏旁、異文、通段字等資料歸納分析，得出古韻分部的概略系統，然後再以中古韻書的概念，做出陰、陽、入搭配，並且對三者之間彼此關係做出合理的解釋。系統建構完成難免要進行擬音，但各家所擬的音卻是言人人殊。舉例來說，董同龢先生古韻 22 部的音韻結構是：主要元音有 a、o、ɔ、u、a、e 六個，陽聲韻 m、n、

ng 配入聲韻 p、t、k，陰聲韻的韻尾分別是濁塞音的 b、d、g。<sup>24</sup>它們的搭配，充分顯示漢語是系統性很強的語言。董先生之所以將陰聲韻的韻尾擬成濁塞音，是因為他見到《詩經》裡面，陰聲韻和入聲韻相押韻的現象極為普遍，因此做了如此的設計與安排。由此可見，擬音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工程，擬定任何一個音，除了必須符合音理之外，還得顧到它的歷史因素及共時的空間差異。

到了中古時代，韻書出現了，《切韻》系的語音結構完全反應在後來的《廣韻》中。《廣韻》是一本承先啟後的韻書，它在撰寫時所根據的方言為何，至今雖然仍未定論，但是，許多方言都能在《廣韻》中找到某種程度的定點，<sup>25</sup>卻是不爭的事實。「就其變者而觀之」，<sup>26</sup>語言沒有一天不在改變；「就其不變者而觀之」，<sup>27</sup>它又是萬變不離其宗的。後來中古音「併轉為攝」，<sup>28</sup>與其說：此舉泯滅了許多韻和韻之間的範圍，不利於中古音的研究，不如說：這是符合語言變化的事實。《廣韻》的聲母系統共識已定，但韻母部分尚未有一致的看法。它的主要元音有 12 個，<sup>29</sup>如果這是正確的推論，我們不難發現這是很複雜的語音系統。至於陽聲韻和入聲韻的韻尾及其搭配系統，和上古音大致是一致的。

前述馬祖方言的主要元音有 7 個，韻尾有 6 個，和中古音相比，音的數量明顯減少了，但是卻多了  $\emptyset$ 、 $\alpha$ 、 $\text{ɥ}$  (y)，前兩個音是國語所無，故無法用適當的注音符號來做對應。入聲韻理論上只剩下次入韻、淺喉音的「ʔ」，<sup>30</sup>但仔細觀察，仍有 k 的特質存在，因此有部分學者是採取兩套並呈的做法。三個陽聲韻尾只剩下舌根鼻音的  $\pi$  (ŋ、ng)，按理說，如此大規模的合併會模糊了許多韻類的界線，但是，因為主要元音仍多，再加上音素之間的結構特殊，使語音的異質性仍然強烈，音位別義的功能並未因此喪失。

語言的功能在表情達意，它是受社會制約的。因此，它的分合簡併是無法抵擋的發展和趨勢。我們把《戚林八音》的內容和中古音做比較，可以發現閩東方言音韻發展的幅度之大，也類似當時的「併轉為攝」。以〈春字母〉中的字來看，裡面至少包含了「臻攝」、「通攝」、「宕攝」的字。〈花字母〉中有「假攝」、「蟹攝」、「效攝」來的字。〈嘉字母〉中的字，除了有一部分來自「果攝」以外，許多字的讀音與〈花字母〉是重疊的。《戚林八音》所立的 36 個字母，在當時一定是有意義的，彼此之間的讀音是獨立的，是能區別的。可是語音流傳至今，我們再回頭檢視《戚林八音》的內容結構，卻發現要整併的韻類不僅只有「金、賓」，「梅、杯」和「遮、奇」而已。

中古四聲分別是平、上、去、入，這是一般人耳熟能詳的常識，但內部結構的分合卻是極其複雜的課題。語言的變化是連動的，他絕非單一的因素。前面說過，聲調分 7--8 個，這是南方漢

24. 各家擬測的成果不見得相同，因非本文重點所在，故僅舉董同龢先生一人之說，其他學人之見就略而不談。

25. 簡單的說就是找到歸宿，找到投影。

26. 蘇軾〈赤壁賦〉語。

27. 同前註。

28. 這是《四聲等子》以後的韻圖結構，是反映實際語音的結果。

29. 見林慶勳、竺家寧：《古音學入門》p.146 台灣學生書局印行 1989 年 7 月。各家的擬測結果不見得相同，因非本文重點所在，此地不做細說。

30. 「ʔ」的發音接近 h，所以，馬祖拼音方案使用國語注音符號時以ㄏ來標示。因為仍有 k 的特質存在，先前馬祖的母語教材《福州語》，在國語注音符號上都是用ㄎ。



語方言的特色之一。據學者研究，從中古到現代，語音的演變規律是：聲母的演化多受介音及聲調的影響；韻母的演化多受聲母發音部位的影響；聲調的演化多受聲母清濁的影響。<sup>31</sup>所謂清濁，歷來有許多的定義，此地的清濁是相對的概念，是指聲母的發音方法而言。當聲母發音時，聲帶不顫動，即為清音；反之即為濁音。說簡單一些，濁音的響度大，聲門緊張，清音反是。為何輔音的清濁會影響到聲調的變化呢？何大安先生說：

濁聲母由於聲帶顫動的關係，抵消了一部分使用在頻率上的動能，會使音高降低。那麼同一個調類，配上帶有清聲母的韻母，和配上帶有濁聲母的韻母，在調值上就會不一樣。前者音高較高，後者音高較低。久而久之，這兩個分音的區別，益趨明顯，就分裂成兩個調。一般把配清聲母的，稱「陰調」，配濁聲母的，稱「陽調」。<sup>32</sup>

準此，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聲若各分陰陽，就是四聲八調的道理。這四聲八調在各地方的方言都有某種程度的保留，有時同一個聲調，但是調值卻不相同。以馬祖方言來說，它的四聲八調的分布情形如下：

- 一. 平聲 ---1. 陰平：例字：拋(ㄉㄚˊ。pha)、乾(ㄍㄢ。kang)。
2. 陽平：例字：雲(ㄩㄥˊ。hung)、魚(ㄩˊ。ngy)。
- 二. 上聲 ---2. 陰上：例字：引(ㄩㄣˊ。Ing)、膽(ㄉㄢˊ。tang)。
6. 陽上：例字：趙(ㄉㄢˊ。tieu)、婦(ㄉㄢˊ。hou)。<sup>34</sup>
- 三. 去聲 ---3. 陰去：例字：快(ㄎㄞˊ。kha)、掛(ㄍㄞˊ。kua)。
7. 陽去：例字：賣(ㄇㄞˊ。ma)、外(ㄉㄞˊ。ngui)。
- 四. 入聲 ---4. 陰入：例字：息(ㄙㄞˊ。seih)、發(ㄉㄞˊ。huah)。
8. 陽入：例字：絕(ㄉㄞˊ。tsuoh)、十(ㄉㄞˊ。seih)。<sup>35</sup>

當初董同龢先生擬定古韻 22 部的音韻結構是很整齊的，陰、入、陽的韻尾相互搭配成：b、p、m；d、t、n；g、k、ng。因為濁音容易弱化、清化或丟失，所以，到中古時濁音韻尾不見了，造成《廣韻》的韻目排列是陽聲韻配入聲韻的現象。但是閩東方言的入聲韻可以兼配陰陽，這個重大的訊息可以在中古時代晚期的韻書裡找到源頭。如：《切韻指掌圖》書中的入聲韻是分承陰聲韻和陽聲韻的。<sup>36</sup>《經史正音切韻指南》更以入聲兼配陰陽，這是為了實際語言的轉變，而改變了初期韻圖的面目。<sup>37</sup>我們以馬祖年長者的語音，觀察《戚林八音》的內部結構，就可以發現書中的排列是有邏輯性的，這個邏輯性就是建立在實際的語言上的。根據北竿在地老師王永順先生的歸納：

31. 見董同龢：《漢語音韻學》p.210 文史哲出版社 1977 年 9 月四版

32. 何大安：《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》p.78 大安出版社印行 1989 年 9 月

33. 八組阿拉伯數字是調序而非排序。

34. 陽上調的字併入陽去調。

35. 陽入調的音高已到了第五度 5，若用國際音標照規矩標示應是 25，此地是採用一般簡式的標示法。

36. 謝雲飛：《中國聲韻學大綱》p.173 蘭台書局印行 1976 年 10 月。

37. 同前註。p.174。

入聲韻中有三個（即ㄝㄨ、ㄛㄨ、ㄚㄨ）與陰聲韻對應外，其餘多與陽聲韻相對應，他的差別只要把陽聲韻後面的韻尾  $\pi$  改成ㄨ，就成入聲韻了。戚林八音中入聲韻分作兩類，一類（即入聲韻甲類）放在「春、香、山、賓、歡、燈、光、銀、缸、東、聲、天」十二個鼻音尾韻下，一類（即入聲韻乙類）放在「花、嘉、歌、孤、過、西、橋、初、奇」九個非鼻音尾韻下。<sup>38</sup>

有人說閩東方言是保守性很強的語言。從上面論述以及就個別點來看，這是合理的說法。因為如此，他對古音的研究或擬測等，都能提供許多的材料作佐證的。

## ■ 第二節、音變綜論

「音變」也是很籠統的概念，他包含語流音變、音位變體等等。閩東方言之所以難學，除了其它因素以外，最主要的原因，個人認為還是在音變的規律難以掌握。外地人來到馬祖學講馬祖話，把最關鍵的音變現象視為畏途，也因為如此，當地人會以音變的規則能否有效呈現，當作語言是否道地、流利的標準。本節就以常見的音變現象及相關的問題提出討論並作說明。

### 一、嗽語的原則與說明

《戚林八音·戚參軍例言》說：

嗽語，嘴前話之轉音也。上字不離三十六韻，柳字八音；下字不離賓之二韻。如上平「牽」字。嘴前話曰「清牽」，嗽語轉音曰「愣輕」，蓋「愣」，燈柳之平音也。「輕」入賓氣之上平矣。又如上聲「補」字，嘴前話曰「比補」，嗽語轉音曰「裸比」，蓋「裸」過柳上聲也。「比」亦之邊上聲矣。諸韻皆不離「賓」「之」助音，獨「賓」「之」不用諸韻助音。故本字不變別字矣。如柳八音以邊求氣低等字助音，邊求氣低等字亦以柳助音。如：「領」嗽「領井」、「井」嗽「領井」；「林」嗽「林成」，「成」亦嗽「林成」；「李」嗽「李止」，「止」亦嗽「李止」；「梨」嗽「梨時」，「時」亦嗽「梨時」；「令」嗽「令定」，「定」亦嗽「令定」；「利」嗽「利地」，「地」亦嗽「利地」，其味無窮，學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。<sup>39</sup>

又說：

嗽語切與切字法相反。切字以上字作標，下字作箭。嗽語切以下字作標，上字作箭。<sup>40</sup>

所謂「射字」、「射標」是古代反切拼音練習的遊戲之一。簡單的說，標是指反切上字；箭是指下字。結合前後兩段引文可知，閩東方言的語彙在口語表達時，充分表現出它圓轉、流暢的語言特質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常聽到馬祖鄉親，把一個動詞發成雙音節的語音。這個雙音節的動詞語音，常常用來表現「輕蔑」、「快速」、「順暢」、「簡易」、「不在意」等語氣。因為詞意不定，所以，必須靠上下文的語言環境來判定。因為前後音節不同音，書寫時不能寫成同一字，

38. 王永順等：《沙灘那頭好村莊——后沃村落史》p.47 連江縣北竿鄉后沃社區發展協會 2007年10月。

39. 因原書散佚，本段引文來自李如龍、王升魁校注的《戚林八音校注》p.3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年5月

40. 同前註。



有學者稱前一個音節為諧音前綴，<sup>41</sup>因為它並不存在於詞彙中，是類似語氣詞，有人用缺空的方法處理，表示有音無字的現象。我個人覺得不宜如此，應採用六書的假借方式，找個簡單的同音字補足之。<sup>42</sup>現在就舉幾個例子幫助說明。例子如下：

1. 「作業ㄇ一' (si') 寫去儂就閒呵了。」(作業寫完人就悠閒自在了)。若把音標的地方補上實字就成了：

作 業 「習」 寫 去 儂 就 閒 呵 了。  
 ㄆㄨㄛˊ ㄋㄩㄟˊ ㄇ一' ㄇ一' ㄩˊ + ㄛˊ ㄗㄨㄢˊ ㄌㄨㄛˊ ㄆ一' ㄛㄨㄛˊ ㄏㄨㄛˊ ㄋㄨㄛˊ ㄌㄨㄛˊ  
 tsuoˊ ngie si' sia33 oˊ nøyngˊ tsieu eingˊ ngo lo

2. 「兩喙飯奚勢怀ㄅ一' (pih') 扒底呵。」(兩口飯為何不快樂的吃下去)若把音標的地方補上實字就成了：

兩 喙 飯 奚 勢 怀 「比」 扒 底 呵。  
 ㄌㄨㄤˊ ㄗㄨㄟˊ ㄆㄨㄛŋˊ ㄎㄟˊ ㄌㄟˊ ㄩㄥˊ ㄆㄧˊ ㄆㄨㄛˊ ㄌㄩㄛˊ ㄌㄟ33 o  
 langˊ zueiˊ puong<sup>242</sup> kheˊ lieˊ ingˊ piˊ paˊ lie33 o

3. 「搭錢ㄌ一' (ling') 領出來。」(把存款領出來算了)若把音標的地方補上實字就成了：

搭 錢 「玲」 領 出 來。  
 ㄎㄟˊ ㄆ一' ㄌ一' ㄌ一' ㄌ一' + ㄌ一' ㄌ一'  
 ke tsiengˊ lingˊ liang<sup>33</sup> tshoukˊ liˊ

4. 「搭飯ㄍ一' (thing') 吞底呵。」(把飯吞下去。)若把音標的地方補上實字就成了：

搭 飯 「挺」 吞 底 呵。  
 ㄎㄟˊ ㄍ一' ㄍ一' ㄍ一' ㄍ一' + ㄛˊ  
 Keˊ puong<sup>242</sup> thingˊ thoung nie33 o

諧音前綴是一種語言現象，是閩東方言常見的分音現象之一。從這幾個例句看來可以發現，若動詞是陰聲韻的話，就把該動詞的聲母加上韻母i之後，再置於該動詞之前，構成複音節的語彙。動詞若為陽聲韻，則前綴語一定是該動詞的聲母加ing。例子雖然很多，但只有兩個型態，即，聲母加一(i)和一ㄩ(ing)。因為它不單用，而且也不存在於詞彙中，只是在造句時會用到它而已。不僅如此，這種情形也出現在三個同字重言時。有一首馬祖兒童唸謠。

盤詩比盤盤，盤你牛角打單橫，盤你牛角擔搭地，盤你牛嘴擔搭盤。(南竿復興村劉美珠小姐提供)

這首童謠在馬祖流傳甚古，版本也很多。但是為尊重原唱者，就根據原唱者所朗誦的內容加以寫定。童謠裡面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「比盤盤」詞彙，它正是此地所要講的課題。「比」就是

41. 見馮愛珍：《福州方言詞典》江蘇教育出版社。而且馮愛珍把它定位為「附加成分」(見該書P.522)

42. 筆者為馬祖連江縣政府建立《馬祖閩東方言資料庫》也是用「諧音前綴」之詞。但是，全部採用簡單的實字來承載此表示語氣之音。

前面說的前綴詞。閩東方言是可以把名詞或動詞做疊字構詞的（說詳後）。重言的嗽音有下列三種表達方式：

### （一）基本組

1. 「洗洗去」。前兩字本來唸ㄌㄝˊ ㄌㄝ<sup>31</sup>，變嗽音後唸ㄌㄟˊ ㄌㄝ<sup>31</sup> (si' se<sup>31</sup>)。
2. 「食食底去」。變嗽音後唸ㄌㄟˊ ㄌㄟㄝㄣˊ ㄌㄟㄝ<sup>31</sup> ㄛ (si' siek' lie<sup>31</sup> o)。
3. 「歡歡底去」。（意思是：喝下去。）變嗽音後唸ㄘㄟㄣˊ ㄘㄟㄣˊ ㄘㄟㄣˊ ㄘㄟㄣˊ (tshih tshuoh' tie<sup>31</sup> o)。

### （二）變化組

1. 變成三個音節時，後兩字讀音不變。如：
  - (1) 「洗洗洗」要唸ㄌㄟˊ ㄌㄝˊ ㄌㄝ<sup>31</sup> + (si' se' se<sup>31</sup>)。
  - (2) 「食食食」要唸ㄌㄟˊ ㄌㄟㄝㄣˊ ㄌㄟㄝㄣˊ (si' sie liek)。
  - (3) 「歡歡歡」要唸ㄘㄟㄣˊ ㄘㄟㄣˊ ㄘㄟㄣˊ (tshih' tshuo tshuok')。
  - (4) 「搓搓搓」要唸ㄘㄟㄣˊ ㄘㄟㄣˊ ㄘㄟㄣˊ (tshih' tsho tsho)。因為它是表達語氣的，可以用任何同音字書寫，所以，馬祖童謠〈冬節歌〉是用：搓丸「自搓搓」。
  - (5) 「盤盤盤」口語一定是說：ㄅㄟㄣˊ ㄅㄟㄣˊ ㄅㄟㄣˊ (pi' puang puang)，所以漢字可以寫成「比盤盤」。當然也有例外的，如「日子長長長」，後三字就不做嗽音變讀。
2. 變成三個音節有時也可以把第二字唸成「ㄌㄨ (lu)」，如
  - (1) 「洗洗洗」唸ㄌㄟˊ ㄌㄨˊ ㄌㄝ<sup>31</sup> + (si' lu' se<sup>31</sup>)。
  - (2) 「食食食」唸ㄌㄟˊ ㄌㄨˊ ㄌㄟㄝㄣˊ (si' lu' siek)。

總之。「拍拍」（詞意為「打」）可以唸ㄆㄞˊ ㄆㄞˊ (pha' pha')，也可以唸ㄆㄟㄣˊ ㄆㄟㄣˊ (phi pha')，進一步可以變化讀ㄆㄟㄣˊ ㄆㄟㄣˊ ㄆㄟㄣˊ (phi' pha' pha')，它也等於ㄆㄟㄣˊ ㄌㄨˊ ㄆㄟㄣˊ (phi' lu pha')。學者專家公認閩東方言是難度很高的方言，但是如果掌握規則，研究起來也是很有趣味的。

## 二．單音節語詞分音成雙音節的原則

此地所說的「分音」與前述嗽語不同，也和清朝潘耒所提出的語音分析術語不同。因為嗽音的前一個音節變成附加成分，韻尾只有一 (i) 和一ㄥ (ing) 兩種；潘耒所說的分音是針對「非唇化元音」而說的，是相對「全音」而言。此地的「分音」是指本是一個音節的字，因說話的速度趨緩而變成複音節的現象。所以，它類似我國古代音讀用語的「長言」、「直言」與「慢聲」。宋朝的鄭樵在《通志·六書略·論急慢聲譜》條下說：「急慢聲譜者，慢聲為二，急聲為一也。…慢聲為『者焉』，急聲為『旃』。『旃』為『者焉』之應；慢聲為『者與』，急聲為『諸』。『諸』為『者與』之應。」<sup>43</sup>所以，一個「茨」字可以變成「茨藜」。一個「壺」字可以變成「瓠蘆」，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。<sup>44</sup>

這種例子在馬祖方言中也很常見。如：

1. 鉤：本音為ㄇㄨ + (mou<sup>33</sup>)。分音成ㄇㄨ + ㄌㄨ + (mo<sup>33</sup> lou<sup>33</sup>)，漢字可以寫成「鉤了」，字義為：闔上、封住、閉著。《廣韻·巧韻》：「莫飽切。」此字由「卯」字孳乳而來。甲骨文用作地支之後人們再加偏旁而成專用字。
2. 轆：本音為ㄉㄨ (tu)。分音成ㄉㄨ ㄌㄨ (tu lu)，漢字可以寫成「轆轤」。字義為：攀著、拉著、吊掛著。兩字同在《廣韻·模韻》。「轆、當孤切，折皮具牛牽船」；「轤、落胡切。樽轤、柱也。」由此看來，兩字組合成複詞音義是切合的。
3. 土：本音為：ㄉㄨ + (thu<sup>33</sup>)，分音成ㄉㄨ + ㄌㄨ + (thu<sup>33</sup> lu<sup>33</sup>)，漢字可以寫成「土魯」。字義為：伸出、高出、凸出。此字甲骨文已見，但本義說解頗見分歧，有人認為字象男性生殖器官。也有學者說字象土地高起的樣子。泥土的方言說ㄉㄨ ` (thu)，本字是寫成「塗」。
4. 顫：本音為ㄊㄟㄥˇ (tsieng<sup>ˇ</sup>)，分音為ㄊㄟㄥˇ ㄌㄟㄥˇ (tsieng<sup>ˇ</sup> lieng<sup>ˇ</sup>) 漢字可以寫成「顫慄」。<sup>45</sup>字義為：發抖，顫抖的樣子。
5. 反：本音為ㄉㄟㄥ + (peng<sup>33</sup>)，分音為ㄉㄟㄥ + ㄌㄟㄥ + (pe<sup>33</sup> leng<sup>33</sup>)，漢字可以寫成「排冷」。字義為：反轉，顛倒的樣子。
6. 磴：本音為ㄉㄟㄥ (teing)，分音為ㄉㄟㄥ ㄌㄟㄥ (te leng)，漢字可以寫成「底登」<sup>46</sup>。字義為：踩到異物而有不適的感覺。
7. 擺：本音為ㄉㄟㄥ + (pe<sup>33</sup>)，分音為ㄉㄟㄥ + ㄌㄟㄥ + (pe<sup>33</sup> le<sup>33</sup>)，漢字可以寫成「擺西」。<sup>47</sup>字義為：傾斜，反轉等。
8. 擠：本音為ㄉㄟㄥ (tsei k)，分音為ㄉㄟㄥ ㄌㄟㄥ (tse<sup>ˇ</sup> lei k)，漢字可以寫成「擠滴」。<sup>48</sup>字義為：擠壓，把水分壓榨出來。
9. 包：本音為ㄉㄟㄥ (pou)，分音為ㄉㄟㄥ ㄌㄟㄥ (po lou)，漢字可以寫成「包兜」。字義為：綑紮，包裹著，把物品團團包著。
10. 翹：本音為ㄉㄟㄥ (kieu)，分音為ㄉㄟㄥ ㄌㄟㄥ (kieu lieu)，漢字可以寫成「翹溜」。字義為：捲曲。平面因物理作用而隆起的樣子。

43. 見鄭樵《通志·六書略·論急慢聲譜》卷35。世界書局印行《景印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》213冊，p639。

44. 類似現象清朝學者有稱之為「直言」、「長言」者。如：王筠的《說文句讀》：「芄蘭、莞也。…芄、蘭、莞三字疊韻，長言則芄蘭，短言則莞。」又：王引之的《經傳釋詞》卷六：「那者、奈何之合音也。…直言之曰那，長言之曰奈何，一也。」

45. 慄字聲母是舌尖音，讀ㄉ，因為語流音變的關係可以變音為邊音ㄌ。

46. 登字聲母是舌尖音，讀ㄉ，因為語流音變的關係可以變音為邊音ㄌ。

47. 西的聲母方言本讀ㄌ，因為語流音變而讀成ㄉ。

48. 滴的聲母方言本讀ㄉ，因為語流音變而讀成ㄌ。



11. 班：本音為ㄅㄤ (pang)，分音為ㄅㄩ ㄌㄤ (pa lang)，漢字可以寫成「跔跔」。字義為：走路左右搖擺、步履蹣跚的樣子。《說文解字》：「班，分瑞玉。」<sup>49</sup>由文字結構來看，班是會意字。象以刀切分玉石的樣子，因為一切為二，所以有「分開」的意思。「頒發」的意思由此引申而出。人將雙腿張開如英文的 A，它的漢字形體也是「班」。
12. 陡：本音為ㄊㄨㄞ (thœ)，<sup>50</sup>分音為ㄊㄨ ㄌㄞ (thœ lœ)，漢字可以寫成「陡邊」。字文字母的 A，方言說的是ㄅㄤ (pang)，實際是形容走路外八搖擺的樣子。義為：滑落，道路坡度高等。
13. 滑：本音為ㄍㄨㄛ (gouk)，分音為ㄍㄨ ㄌㄨㄛ (ko'louk)，漢字可以寫成「各樂」。字義為：滑倒，滑落等。
14. 蹶：本音為ㄙㄨㄛ (suoh)，分音為ㄙㄨ ㄌㄨㄛ (tshuo'luoh)，漢字可以寫成「尺蹶」。字義為：形容嚇了一大跳。
15. 觶：《廣韻·齊韻》：「角錐…戶圭切。」本音為ㄏㄞ (he)，分音為ㄏㄞ ㄌㄞ (he lœ)。此物為挑開布條、繩線死結的用具，所以，縫隙義由此引申。漢字可以寫成「觶咧」。字義為：裂縫、間隙等。

例子太多，此地只能略說。為了能將語言詳細而正確的記錄下來，每個分音盡量找音義切合的漢字來書寫，若無適當的漢字可用，只好選用簡單、好認、好學的同音字來暫代了。假借雖然是權宜之計，但在漢字的發展史上，它已經具有悠久的歷史以及重要的地位了。

### 三．雙音節語詞合音成單音節的原則

合音和前面所說的分音恰好相反。漢語是單音節的語文，當構詞的兩個音韻融洽的並列字要連讀時，很自然的會產生交融後的單音節型態，反切的原理就是如此。<sup>51</sup>但是，在反切出現之前的文獻上早有這種現象，傳統的訓詁學家以「兼詞」、「合聲」、「合音」、「急聲」等名詞相稱。前人有「慢聲為二，急聲為一」的說法就是指此。它出現的型態有三種。即：(1) 兩字合成一個方塊單字，如：甬、…等是。(2) 借用音近的單字為之，如：之乎為「諸」、扶搖為「飄」…等是。(3) 創造新字，如：不可為「叵」、丁寧為「鉦」…等是。馬祖閩東方言的合音詞數量並不多，但是，由少數合音詞的例子也可以看出其中的趣味來。(每一則標題後所附的括號，其中的文字就是該詞的合音字。)

49. 見許慎：《說文解字》p.19 藝文印書館 1974年8月。

50. 國際音標 œ 本是 ε 的圓唇音，此音國語所無，馬祖拼音方案用「廿」字標注。馬祖母語教材是直接用 œ 來標注。

51. 從前有「市語」、「切口」之詞，其特性也類似此。所謂「市語」，簡單的說就是：市井特殊隱語。如：吉恩為斤，力盎為兩，其法與反切略同。同行以此為暗號者也。所謂「切口」，就是祕密會黨之隱語，彼此相會以為符徵者。另外，福州耆老方炳桂先生曾舉福州隱語為例說：「舊時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隱語，目的是使本行中的不讓外行人知道。…閩劇藝人把戲迷叫『羊半』，管錢叫『車老』。…」方先生所舉的例子，與「市語」、「切口」的意義有些類似，但不完全等同。見《福州鄉土文化彙編·豐富多采的福州話》p.441 台灣羅星塔月刊社，福州民間文化交流協會聯合印行 1990年5月。

1. 蟻行(昂): 本音為  $\pi$  一 ㄨ ㄥˊ (ngie<sup>242</sup> kiangˊ)。兩字合音如反切之法，上字取其聲母  $\pi$ ，下字取其韻母 一 ㄨ ㄥˊ，並且以下字的聲調為合音字之調。重新組合後的合音詞發  $\pi$  一 ㄨ ㄥˊ (ngiangˊ) 的音。此音來自「蟻行」，詞意是：螞蟻在身上爬行，所以，皮膚感覺奇癢無比。<sup>52</sup>此音在日常生活中時常聽聞，但漢字的形構卻不知為何。只好用同音的「昂」字借代了。
2. 燒紅(嘗): 本音為  $\mu$  ㄥ ㄨ ㄥˊ (siu kongˊ)。兩字合音上字取其聲母  $\mu$ ，下字取其韻母 ㄨ ㄥ ㄨ ㄥˊ，並且以下字的聲調為合音字之調。重新組合後的合音詞發  $\mu$  ㄨ ㄥ ㄨ ㄥˊ (songˊ) 的音。此音來自「燒紅」，詞意是：又燒又燙的感覺。也就是在傷口抹鹽、在傷口擦碘酒的感覺。因為是合音詞，沒有適當的漢字可用，只好借用同音的「嘗」字暫代了。
3. 表兄(斌): 本音為  $\pi$  ㄨ ㄥ ㄨ ㄥˊ (piuˊ hing)。兩字合音上字取其聲母  $\pi$ ，下字取其韻母 ㄨ ㄥ ㄨ ㄥˊ，並且以下字的聲調為合音字之調。重新組合後的合音詞發  $\pi$  ㄨ ㄥ ㄨ ㄥˊ (ping) 的音。此音來自「表兄」，是表哥的典雅稱呼。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耳聞的人倫稱謂，因無適當的漢字可用，所以就選用吉祥的、正面的文字「斌」字暫用了。
4. 能陞(耐): 「能」字簡單，不必多說。「陞」字冷僻，要多做說明。「能陞」兩字的本音為  $\pi$  ㄨ ㄥ ㄨ ㄥˊ (neingˊ ngaiˊ)。兩字合音上字取其聲母  $\pi$ ，下字取其韻母 ㄨ ㄥ ㄨ ㄥˊ，並且以下字的聲調為合音字之調。重新組合後發  $\pi$  ㄨ ㄥ ㄨ ㄥˊ (naiˊ) 的音。《廣韻·哈韻》：「陞，企立。五來切。」<sup>53</sup>陞的字義為站立。馬祖鄉親把生病的概念說「無能陞」( $\pi$  ㄨ ㄥ ㄨ ㄥˊ  $\pi$  ㄨ ㄥ ㄨ ㄥˊ moˊ neing ngaiˊ)；把辦不到、做不來的概念說「無耐」( $\pi$  ㄨ ㄥ ㄨ ㄥˊ  $\pi$  ㄨ ㄥ ㄨ ㄥˊ moˊ niaiˊ)；此音來自「無能陞」，若三字獨立使用，則三字依次說出即可，若後兩字以合音姿態出現，就只能口說  $\pi$  ㄨ ㄥ ㄨ ㄥˊ  $\pi$  ㄨ ㄥ ㄨ ㄥˊ moˊ niaiˊ，手寫「無耐」了。
5. 蜀下(儷、曬): 本音為  $\mu$  ㄨ ㄥ ㄨ ㄥˊ +  $\gamma$  ㄨ ㄥ ㄨ ㄥˊ (suo<sup>33</sup> a<sup>242</sup>)。兩字合音上字取其聲母  $\mu$ ，下字取其韻母  $\gamma$  ㄨ ㄥ ㄨ ㄥˊ，<sup>54</sup>並且以下字的聲調為合音字之調。重新組合後的合音詞發  $\mu$   $\gamma$  ㄨ ㄥ ㄨ ㄥˊ (sa<sup>242</sup>) 的音。其詞義為：一下、片刻、一下子…等。因為它做虛詞使用，詞彙的前端可以接動詞，若動詞屬陽聲韻，則「蜀」的聲母要改讀  $\pi$  (n)。若動詞屬陰聲韻，則「蜀」的聲母要改讀  $\pi$  (l)。因為它已虛化了，故此字的俗體字做儷、曬皆可。
6. 第一(特): 本音為  $\pi$  ㄨ ㄥ ㄨ ㄥˊ (teˊ eikˊ)。兩字合音上字取其聲母  $\pi$ ，下字取其韻母 ㄨ ㄥ ㄨ ㄥˊ，<sup>55</sup>並且以下字的聲調為合音字之調。重新組合後的合音詞發  $\pi$  ㄨ ㄥ ㄨ ㄥˊ (teikˊ) 的音。此音來自「第一」的合音，做副詞用，詞意等同「最」，语法上的意義是：表示「性狀或行為的程度達到最高限度」的語詞。

52. 童年時代，吃琉球野薔薇的果實，身體不慎被果實的絨毛所沾，皮膚產生劇癢，馬祖鄉親口說  $\pi$  一 ㄨ ㄥ ㄨ ㄥˊ (ngiangˊ)，但是漢字的形構，一直無法確認。

53. 陳彭年：《廣韻》p.101 藝文印書館 1976年4月。

54. 因為  $\gamma$  ㄨ ㄥ ㄨ ㄥˊ 是零聲母，直接取  $\gamma$  ㄨ ㄥ ㄨ ㄥˊ 來拼音即可。

55. 因為  $\pi$  ㄨ ㄥ ㄨ ㄥˊ 是零聲母入聲韻，直接取  $\pi$  ㄨ ㄥ ㄨ ㄥˊ 來拼音即可。

7. 倪囡孫 (磨)：本音為ㄋㄨㄥˊ ㄩㄥˊ ㄨㄥˊ (nie'iang<sup>33</sup> soung)。這是很特殊的例子，前兩字要先合音，上字取其聲母ㄋ，第二個字取其韻母ㄩㄥˊ，並且以下字的聲調為合音字之調。重新組合後的合音詞發ㄋㄩㄥˊ (nang<sup>33</sup>) 的音。此音的漢字可以寫成「曩」，再以「曩孫」二字合音拚切。上字取「曩」的聲母ㄋ，下字取「孫」字的韻母ㄨㄥˊ，並且以下字的聲調為合音字之調。重新組合後的合音詞發ㄋㄨㄥˊ (noung)。馬祖鄉親稱姪兒為ㄋㄨㄥˊ (noung)，社會上手頭的俗體字就是寫成「磨」，它是來自「倪囡孫」的三字合音，詞意是：小小的姪兒。考證字音有時曲折週繞，但是，柳暗花明也別有一番樂趣。
8. 上樑 (跔)：本音為ㄌㄨㄥˊ ㄌㄨㄥˊ ㄌㄨㄥˊ (suong<sup>242</sup> luong)。 「上樑」顧名思義指的是：往高處發展、向高處攀爬。鄉親栽種瓜果時，對藤蔓攀牽的現象是說ㄌㄨㄥˊ ㄌㄨㄥˊ (suong)，但字形如何書寫至今不知。兩字合音時上字取其聲母ㄌ，下字取其韻母ㄌㄨㄥˊ，並且以下字的聲調為合音字之調。重新組合後的合音詞發ㄌㄨㄥˊ (suong) 的音。我個人覺得此音來自「上樑」，在日常生活中，ㄌㄨㄥˊ ㄌㄨㄥˊ (suong) 除了用在瓜藤生長之外，也用來形容人的攀龍附鳳、或攀親帶故的行為，所以，我選「跔」做合音詞的本字。此字是後起字，因為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有收錄它，《玉篇》說它的字義是「趨行」而《廣韻》說它的音讀為「祥」，通做「翔」。無論是「趨行」或是「翔也」，其字義皆和「積極想做某事」相關。所以，本則合音詞的本字用「跔」應該是可以被接受的。
9. 佳期暝 (賅暝)：馬祖傳統婚俗，大小宴共計三天。洞房花燭夜那一餐宴，規格最高，也最為隆重。鄉親書寫時，除了寫做「佳期暝」以外，也有作「嘉期暝」或「加吉暝」者。這些不同形體的文字讀音都相同，若快速連讀，三個字會變成兩個音節。這三個字的本音為ㄍㄞ ㄍㄞ ㄇㄨㄥˊ (ka ki mang)。前兩字合音時上字取其聲母ㄍ，第二字的聲母因前一字的韻尾而丟失，結果前兩字要念成ㄍㄞ (kai)，所以選了「賅」字來承載此音。如此不僅符合馬祖鄉親口語中的ㄍㄞ ㄇㄨㄥˊ (kai mang) 語音，同時「賅」的字義有充足、周備、豐足等，對婚後子孫瓜瓞綿綿、家族繁昌的期盼也有祝福之意。
10. 指尖甲 (跣甲)：本音為ㄊㄞ ㄊㄞ ㄍㄞ (tsei<sup>33</sup> tsieng kak)。前兩字先經過合音程序，上字取其聲母ㄊ，下字取其韻母ㄊㄞ，並且以下字的聲調為合音字之調。重新組合後的合音詞發ㄊㄞ (tsieng) 的音。下字「甲」的聲母受到前字的韻尾影響而變成舌根鼻音 ㄍ。所以，指甲的方言文字要寫成「跣甲」才是。<sup>56</sup>
11. 油炸餛 (丫餛)：人們根據它的語音寫成「油炸鬼」，並且創造出許多悲壯的故事。它的本音為ㄩㄥˊ ㄩㄥˊ ㄍㄞ (ieu'tsa'kui<sup>33</sup>)。前兩字先合音成單音節的一ㄩ，然後再跟下字組成雙音節的「丫餛」(一ㄩ ㄍㄞ iah'kui<sup>33</sup>) 做溝通使用。在兒童語彙中，它又訛變成「啊餛」(ㄩ ㄍㄞ iah'kui<sup>33</sup>) 了。

56. 福州人將指甲說成「掌甲」，此音和馬祖人的口音不符。讀者或許會質疑《廣韻·銑韻》蘇典切的跣字聲母要讀ㄌ(s)，它怎麼會讀成ㄊ(ts)，其實這也是閩方言的特色之一。兩者一為擦音，一為塞擦音，它們的發音部位是相同的，若以轉語的角度來看，他們的聲母是同位關係，是在音近的範圍之內。



12. 者擺街(者俳)：本音為ㄗㄞˋ ㄩˋ ㄙㄝˋ ㄍㄝˋ (tsia<sup>57</sup>pe<sup>57</sup>ke)。前字不變(也不能變)，它在此當指稱詞使用，類似現象在唐代文獻就已出現，到了宋朝更是多見。<sup>57</sup>簡單的說，它作代詞用，表示近指，指代人物或事物，字義如同國語的「這」。後兩字合音，上字取其聲母ㄍ，下字取其韻母ㄙㄝ，並且以下字的聲調為合音字之調。重新組合之後，後兩字的合音詞發ㄍㄙㄝ(pe)的音。連同首字要念ㄗㄞˋ ㄩˋ ㄙㄝˋ (tsa<sup>57</sup>pe)，漢字寫成「者俳」，詞意是：「這個死樣子。」它是用在調侃的語氣時，是帶有負面的語詞。「俳」的字義有詼諧、滑稽等，因此，用它寫此語言是恰當的。
13. 夫方所(方所)：「所」是訓讀字，表示方位、場所的代名詞，它不能單獨使用，它必須和其他字詞連用。本音為ㄉㄨˋ ㄉㄨˋ ㄉㄨˋ ㄉㄨˋ ㄉㄨˋ ㄉㄨˋ ㄉㄨˋ ㄉㄨˋ (hu huong nœ<sup>33</sup>)。<sup>59</sup>因為「所」是表方位的代名詞，所以，由前兩字合音後再跟「所」字構詞。上字取其聲母ㄉ，下字取其韻母ㄨㄉㄨ，並且以下字的聲調為合音字之調。重新組合後的合音詞發ㄉㄨˋ ㄉㄨˋ ㄉㄨˋ (huong)的音。在古漢語中「夫」是指稱詞，可以近指，也可以遠指。所謂「夫方所」，詞義同國語的「那裡」、「那邊」。因為前兩字合音了，三個字發兩個音節ㄉㄨˋ ㄉㄨˋ ㄉㄨˋ (huong' nœ<sup>33</sup>)，詞義不變。
14. 二十三十…(拈十…)：本音為ㄋㄞˋ ㄙㄞˋ ㄙㄞˋ ㄙㄞˋ ㄙㄞˋ ㄙㄞˋ ㄙㄞˋ ㄙㄞˋ (nei<sup>242</sup> seik sang seik)。前兩字合音上字取其聲母ㄋ，第二字取其韻母ㄙㄞ，並且以下字的聲調為合音字之調。重新組合後的合音詞，理論上是發ㄋㄞˋ ㄙㄞˋ (neik)的音，然而實際發音時卻帶有尾音一(i)，因為入聲不發音，它只是把尾音堵塞住而已。此音後面要接單位名詞，如，「隻、斤、個、工(日)…」等，是表示約略之詞。因為是合音詞，首字沒有適當的漢字可用，只好借用音近的「拈」字暫代了。
15. 牛角澳嶺(峨澳嶺)：馬祖南竿復興村俗稱「牛角」。東側之山，險峻高聳，民間稱之為「漫天嶺」。沿坡而居的地方人稱「峨澳嶺」，<sup>60</sup>此音來自「牛角澳嶺」，詞意是：牛角村落的山坡。「牛角澳嶺」的本音為ㄋㄨˋ ㄍㄞˋ ㄍㄞˋ ㄍㄞˋ ㄍㄞˋ ㄍㄞˋ ㄍㄞˋ ㄍㄞˋ (ngu' kœy' k' o' phia<sup>33</sup>)。本則語例很特殊，它是把「角」字省略，然後再重新組合構詞。因為是形容山的高峻，所以選用音近的「峨」和「嶺」。<sup>61</sup>

類似之例甚夥，且存在於鄉親口耳之間，日常溝通皆無問題，但手頭書寫則困難重重。所以，上述所列之字形，皆因音理而做出推測。因限於篇幅，僅舉十多例進行分析，讀者可以類推得「反

57. 閩東方言舌面塞擦音或擦音可以和介音一、ㄩ拼切。

58. 《助字辨略》引宋代的毛晃《韻略》說：「凡稱此箇為者箇，俗多改用『這』字。「者，與這同。……宋徽宗 <宴山亭>詞：『憑寄離恨重重，者雙燕何曾，會人言語。』者雙燕，這雙燕也。」見張相：《詩詞曲與辭匯釋》p.141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1955年1月第三版。

59. œ 是 ε 的圓唇音，方言有此音，但國語所無，馬祖拼音方案特別為此音設計「廿」的符號供拼音使用。但馬祖母語教材直接借用國際音標 œ 來使用。

60. 這是閩東方言「文白異讀」的現象。本字是「坡」，後來文、白分化，以「坡」為文讀音，民間另有白讀音的「嶺」字出現。(說詳本章第七則說明。)

61. 《威林八音·奇字母》波紐之下有音無字。見李如龍、王升魁校注：《威林八音校注》p.352、356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年5月。

三」之效也

#### 四．詞彙變調別義的現象舉例並說明

語言是表情達意的工具，人們在張口出聲時，音素、語調、表情、動作是連動的，它是緊密的綜合體。

過去，人們認識到，漢藏語言的聲調能區別詞(字)的意義，但是，近幾十年來，隨著聲調研究的深入發展，人們進一步發現，聲調的語言功能並不止於此，它還具有構形功能、音節分界功能以及在語言傳輸中的抗干擾功能……儘管在一種語言中，聲調的數量遠沒有元音、輔音的數量多，但它在語言中的作用卻不可低估。<sup>62</sup>

的確如此，閩東方言聲調功能之一的「音節分界功能」，在下一則語流音變中討論以外，此地先介紹聲調別義的相關事情。

一個能流傳至今的語詞(除了少數外來語音譯詞以外)，都是經過了時間的考驗。人們在說話時，會將語彙搭配符合情境的語氣來使用。久而久之，經過約定俗成，族群的成員就能輕易地掌握它變與不變的概念，以及它適用的場合。我們歸納方言用詞，不難發現人們利用既有的語詞作溝通時，會改變語調將既有的語義做不同的概念表達，這種現象有三種型態。第一種型態是：人們為了表達簡易、輕蔑、不在乎等語氣時，常常會將複音節的詞彙以平順、滑溜的語調脫口衝出，對於莊重、嚴肅的事和稱呼，總是一字字的唸說，一旦如此，語流音變的規律也不存在了。第二種型態是：詞意有別，但說話時聲、韻、調不做變讀，只是說話的速度有快慢之分而已。第三種型態是：詞意有別，說話時聲、韻、調也做了變讀，但語意無所謂正面、負面之分。<sup>63</sup>以下所舉的例子，前者是本音本調(這是相對於變調別義的例子而言)，釋義的字體用新細明體；後者是變音變調，釋義字體用台灣楷體，以不同的字體區隔不同的字義。

##### 1. 對手：ㄉㄛㄌㄨˋ ㄉㄛㄌㄨˋ ㄉㄛㄌㄨˋ + 、 tɔy` tshieu<sup>33</sup>。

形容實力相當的人。也指和自己競爭或敵對的人。

ㄉㄛㄌㄨˋ ㄉㄛㄌㄨˋ ㄉㄛㄌㄨˋ + 、 tɔy ʒeu。<sup>64</sup>

協助、幫忙，同心協力的去做某事。

62. 郭錦樺：《綜合語音學》p.407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年8月。

63. 三種型態我們用實際的例子來看。假設有一個馬祖鄉親，他的名字叫做依官，(「依」是馬祖方言的詞綴之一，置於名字或稱謂之前，是表示親暱用法。它類似閩南語的「阿」。依官之名，出於假設，若有雷同，純屬巧合。)他的妻子被稱依官嫂。人們稱呼她時，有兩種語氣。一為：一ㄍㄨㄤㄙㄨㄛˋ + (i kuang so<sup>33</sup>)；另一種是：一ㄍㄨㄤㄙㄨㄛˋ + (i\kuang\ no<sup>33</sup>)。兩種稱呼的不同在於聲調和末字語流音變的差異。前者每一個字獨立念出，清楚明確，語氣莊重、嚴肅；後者滑溜如滾輪，語帶輕佻成分。第二種型態如「輸贏」，說話時聲、韻、調不做變讀，只是說話的速度有快慢之分。兩字一氣呵成的急讀時，詞意為分個勝負、比個高低；緩讀時的詞意為詢問勝負結局。第三種型態如「分開」，一個詞彙，兩種讀法，各代表不同的意思，不同的意思並無價值判斷。

64. 閩東方言聲母有15個，在聲母系統以外另有兩個變音。其中之一是濁顎齶擦音，這是國語所無的輔音。此音相對應的國際音標是，馬祖母語教材直接用國際音標的符號，用此彌補國語注音符號標注馬祖方言的不足。馬祖拼音方案則借用ㄍ來表示此符號。

2. 好食：ㄉㄛˊ ㄓㄨㄣˊ ㄕㄛˊ ㄉㄛˊ、ho`sieh。  
形容容易對付的人和事。也形容好欺侮的人。  
ㄉㄛˊ ㄓㄨㄣˊ ㄎㄛˊ ㄉㄛˊ、ho`lieh。  
形容口味好或好吃的食物。
3. 輸贏：ㄇㄨㄛˊ ㄩㄥˊ ㄩㄥˊ、suo iang` (緩讀)。  
勝負。詢問賽事結局用語。  
ㄇㄨㄛˊ ㄩㄥˊ ㄩㄥˊ、suo iang` (急讀)。  
一較長短。
4. 分開：ㄅㄨㄛˊ ㄉㄛˊ ㄎㄨㄞˊ、puong khui。  
分離、隔離。  
ㄅㄨㄛˊ ㄉㄛˊ ㄋㄨㄞˊ、puong ngui。  
兄弟分爨、分家產各自獨立。
5. 野賤：ㄩㄥˊ ㄉㄛˊ ㄕㄨㄞˊ ㄌㄨㄞˊ、ia tsieng<sup>242</sup>  
形容生命力很強的動、植物。傳統社會也用來嘲諷社經背景低的人，所以，有時候它可以當詈語，使用時宜謹慎。  
ㄩㄥˊ ㄉㄛˊ ㄕㄨㄞˊ ㄌㄨㄞˊ、ia zieng<sup>242</sup>。  
責備好動、不守規矩的孩子。既是親暱語也能做斥責語，依當時的說話情境而定。
6. 無神：ㄇㄛˊ ㄕㄨㄞˊ ㄌㄨㄞˊ、mo`sing`。  
形容無精打采、儀態萎靡的樣子。  
ㄇㄛˊ ㄕㄨㄞˊ ㄌㄨㄞˊ、mo`ling`。  
形容話不投機、了無情趣的人。可以用在對某人、某事表達不滿、無可奈何的情境時。
7. 驚死：ㄍㄨㄛˊ ㄌㄨㄞˊ ㄕㄨㄞˊ、kiang si<sup>33</sup>。  
嚇死了，受驚嚇而死。形容極度恐懼的樣子。也形容非常骯髒的樣子。  
ㄍㄨㄛˊ ㄌㄨㄞˊ ㄕㄨㄞˊ、kiang si<sup>33</sup>。  
形容膽小而多所畏懼或戒慎恐懼的樣子。
8. 使喚：ㄇㄨㄛˊ ㄕㄨㄞˊ ㄕㄨㄞˊ、sei tshuei`。  
責備某人「只會指東到西，而自己卻一無作為」的用語。或責備愛說大話的人。  
ㄇㄨㄛˊ ㄕㄨㄞˊ ㄕㄨㄞˊ、sei zuei`。  
使喚。差遣。為長者服務。

65. 傳統的馬祖社會有早婚的習俗，許多男女生在幼年時代就訂了親，馬祖方言稱此現象為「做親」(ㄉㄛˊ ㄕㄨㄞˊ ㄌㄨㄞˊ tso zing)。所以，未定婚的女子，偶而會被熟人用本語詞調侃。





語例雖然只舉 15 則，但類似現象在日常生活中，可說是無處不在的。若能隨時留意、蒐集、歸納，必能體會自己母語的用字精確與構詞活潑之特性。

## 五．語流音變的規則與例外

語流音變又稱連讀變調、條件音變、依賴音變等，它相對於自然音變而言。文字的讀音絕大部分是固定的（少數的破音字例外），說話或溝通時，音流會隨實際需要做高低、強弱或快慢的調整。這些「隨機而動」的語言現象，會在句法層次的語言單位中呈現出來。人們利用詞語造了文句，朗讀時不可能維持單一的音頻或語段，否則，抑揚頓挫的成語就無從而生。

閩東方言的語流音變是發生在詞彙結構之中，所以，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字造詞時，一旦構詞完成，使用時，讀音會追求和諧而彼此同化。若以緩慢的速度讀它，或中間有塞音，則語流音變的現象就不可能存在。所以，遇上字屬甲類的人聲字，下字的聲母不變音的道理就在此。使用同一個方言的族群，他們在溝通時，彼此會本能的把語句做適度的切割，這切割點必然是在詞彙與詞彙的連結處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詞彙之間的連結處也就是詞彙的切斷點，這不是產生音變的好地方。語流音變產生的原因，簡單的說，就是一個詞彙前後音素的相互影響。常見的現象有：同化、異化、增音、減音、易位等。<sup>69</sup>大抵來說，它有利約的規律，但也有一些例外。說明如下。

### （一）聲母部分

閩東方言聲母的語流音變是順同化的現象。<sup>70</sup>而且是變成發音部位相同的濁音聲母。詞彙前一個字的韻尾若屬：

1. 元音尾（乙類入聲韻的變化同此。）則下字的聲母ㄅ (p) ㄆ (ph) 就變讀ㄇ (β)。<sup>71</sup>

例外：啞巴，…等。

下字的聲母ㄊ (t) ㄊ (th) ㄌ (s) 就變讀ㄌ (l)。

例外：耳心 對長（切斷）酒抽 依孀…等。

下字的聲母ㄊ (ts) ㄊ (tsh) 就變讀ㄐ (ʒ)。<sup>72</sup>

例外：開喙，…等。

下字的聲母ㄍ (k) ㄍ (kh) ㄎ (h) 都要變讀成零聲母。

例外：開葷 師兄 開墾 以懸 做款 開會 釣魂…等。

下字的聲母ㄇ (m) ㄋ (n) ㄋ (ng) 則不變。

2. 鼻音尾，則下字的聲母ㄅ (p) ㄆ (ph) 就變讀ㄇ (m)。

69. 曹述敬主編：《音韻學辭典》p.275 湖南出版社 1991年9月。

70. 同化是非常常見的語音變化。指某幾個本不相同的音素，在語流之中因相互影響而變得相同或相近的語言現象。根據同化的途徑來說，它可分順同化和逆同化兩種。根據同化的結果來看，可分完全同化和部分同化兩種。所謂順同化又稱「前進同化」，就是前一個字的韻尾造成下字聲母的變化，逆同化反是。

71. 參見本章 51 號註解。

72. 參見本章 48 號註解。

例外：班笨 網邊 飯配…等。

下字的聲母ㄉ (t) ㄊ (th) ㄌ (s) ㄌ (l) 就變讀ㄋ (n)。

例外：褪料 頭頂蒂 手疔卵 貪老 碰傷 飯桶 鷓鴣…等。

下字的聲母ㄒ (ts) ㄒ (tsh) 就變讀ㄐ (ɕ)。

例外：簽字，…等。

下字的聲母ㄍ (k) ㄎ (kh) ㄏ (h) 和零聲母都要變讀成 π (ng)。

例外：班駁 歡喜 官樣 乾血癆…等。

下字的聲母ㄇ (m) ㄋ (n) π (ng) 則不變。

3. 甲類入聲韻尾則維持不變。

## (二) 韻母部分

閩東方言的韻母變化受聲調的影響很大。因為韻母有鬆、緊之別，<sup>73</sup>構詞時緊音永遠不變，所以，連讀時候的音變，就不可能會出現陰、陽去或陰入調，此時它反而是隨著聲調的變化而讀緊音。至於首字韻尾的變化，完全是受下字聲母的影響，這是逆同化的現象。<sup>74</sup>閩東方言逆同化的現象，是集中在上字收陽聲韻或入聲韻的韻母上。它們的變化規律是如此的。

### 1. 陽聲韻 -- 兀 (ng)。<sup>75</sup>

下字聲母的發音部位若屬唇音，則上字的韻尾就變讀成雙唇鼻音的 --m。

下字聲母的發音部位若屬舌尖音或舌尖塞擦音，則上字的韻尾就變讀成舌尖鼻音的 --n。

例外：雙螺，…等。

下字聲母的發音部位若屬喉、牙音，上字的韻尾就維持原狀。

### 2. 輔音尾的入聲韻

下字聲母的發音部位若屬唇音，則上字的韻尾就變讀成雙唇音的 -p。

下字聲母的發音部位若屬舌尖音或舌尖塞擦音，則上字的韻尾就變讀成舌尖音的 -t。

下字聲母的發音部位若屬喉、牙音，上字的韻尾就變讀 -k。

73. 緊音韻母主要元音的舌位較高也較靠前面，相對而言，鬆音韻母的舌位較低。緊音韻母字分別存在於平聲、上聲、陽入諸調中。構詞時，此類的字讀音穩定。鬆音韻母的字則在去聲和陰入調，此類字在連讀時會出現變調的情形。參見馮愛珍：《福州方言詞典·引論》p.10。李如龍、梁玉璋、鄒光椿、陳澤平：《福州方言詞典》p.345

74. 逆同化又稱「逆行同化」和「後退同化」它與「順同化」相對。語流中前字的韻尾，因為要適應下字的語音而產生的音變現象。

75. 古代三個陽聲韻 - ㄇ (-m)、- ㄋ (-n)、- 兀 (-ng) 在閩東方言中合併成一個，即舌根鼻音 - 兀 (-ng)。

76. 1969年趙元任先生為王天昌的《福州語音研究》作序說：「福州語音的變化，是中國方言中變化最複雜的語音系統之一。記得我小時候聽見我一位伯母說福州話，我一個字也聽不懂。後來進中學，同房有個福州人，我想跟他學福州話：問他『好』怎麼說，他說『好』念ㄉㄌ (低平)；『吃』怎麼說，『吃』念ㄌ一ㄝ (高促)；那麼『好吃』就是『ㄉㄌㄌ一ㄝ』了？不，『好吃』是ㄉㄌㄌㄌ一ㄝ！那我就莫名其妙了。過了多少年才明白：語音是一回事兒，音位又是一回事兒，而福州的語位 (morphophonemes) 又是一回事兒。你要是一步一步的按這些原理來分析，不管他表面多麼複雜的現象，就都有辦法了。」見《福州語音研究·序》世界書局發行 1969年6月。





以分清楚的。<sup>80</sup>

其次，形聲字的聲符ㄋ (n) ㄌ (l) 不分的例子很多，以下僅舉數例略作說明。

- (1) 从南得聲的「擱」字讀ㄋㄨㄥ + lang<sup>33</sup>。字義為：伸手摟著對方的動作。<sup>81</sup>
- (2) 从立得聲的「拉」字讀ㄋㄚˊ + na`。字義為：「痾」。上廁所解大、小便。
- (3) 从麗得聲的「儷」字讀ㄋㄚˊ + na`。字義為：僅僅。副詞。<sup>82</sup>
- (4) 从麥得聲的「顛」字讀ㄋㄡ + nou。字義為：皺。皺眉頭表示不悅的樣子。
- (5) 从良得聲的「娘」字讀ㄋㄨㄥ + nuong`。字義為：母親。婦女的通稱。
- (6) 从力得聲的「仂」字讀ㄋㄟ + neik`。字義為：十分之一，引申為數小或量少。

2. 年輕人受國語影響，舌面音ㄐ (ts)、ㄑ (tsh)、ㄌ (s) 不太習慣和介音「-i-」、「-y-」拚切，每逢相關音切，人們很自然的將聲母換成ㄐ (j)、ㄑ (q)、ㄒ (x)。<sup>83</sup>如：福州人說「青」為ㄑㄨㄥ (tshang)，馬祖人說ㄑㄨㄥ (qiang)。福州人說「簪」為ㄐㄨㄥ (tsang)，馬祖人則說成ㄐㄨㄥ (jiang)。福州人說「小」為ㄌㄨㄟ + (siu<sup>33</sup>)，馬祖人則說成ㄒㄨㄟ + (xiu<sup>33</sup>)。

## (二) 韻母部分兩地差異頗大。如：

1. 有部分《戚林八音》嘉韻中字，在馬祖人的口語說來有強烈的一 (-i-) 介音存在。

如：福州人說「渣」為ㄐㄨㄟ (tsa)，馬祖人說ㄐㄨㄟ (jia)。福州人說「早」為ㄐㄨㄟ + (tsa<sup>33</sup>)，馬祖人說ㄐㄨㄟ + (qia<sup>33</sup>)。福州人說「柴」為ㄑㄨㄟ (tsha`)，馬祖人說ㄑㄨㄟ + (qia`)。福州人說「先生」為ㄌㄨㄟ + ㄋㄨㄥ (sing nang)，馬祖人則說ㄒㄨㄟ + ㄋㄨㄥ (xing niang)。<sup>84</sup>雖然無礙於情意溝通，但畢竟是有些微的差異。

2. 韻尾的差異多發生在ㄞ (au) 又 (ou) 與ㄞ (ai) ㄟ (ei) 處。

這四個韻是複韻母，a、o、e 是主要元音。兩組的個別差異就是在主要元音的不同。同樣是「溝」字，福州人說ㄍㄨㄟ (kau)，馬祖人說ㄍㄨㄟ (kou)；「教授」福州人說ㄍㄨㄟ + ㄑㄨㄟ (kau` lieu<sup>242</sup>)，馬祖鄉親則說ㄍㄨㄟ + ㄑㄨㄟ (kou` lieu<sup>242</sup>)；「篩」福州人說ㄑㄨㄟ (thai)，馬祖人是說ㄑㄨㄟ (thei)；「沙」福州人說ㄌㄨㄟ (sai)，在馬祖聽到的是ㄌㄨㄟ (sei)。這是差異比較大的地方。

## 七. 文白異讀的現象說明

早期台灣地區出版的字典(辭)典，在字義解釋之後偶而會有「讀音」或「語音」的標注，它們

82. 虛字用詞，因表語氣，故字形不定，民間俗體也寫做口的「」。

83. j、q、x 為漢語拼音符號。

84. 福州和馬祖都有一首戲謔老師的兒童唸謠。福州人說的是：「先生、先生，面覷鼓山。」因為福州人把「先生」說成ㄌㄨㄟ + ㄋㄨㄥ (sing nang)。「山」國語讀ㄕㄢ (san)，閩東方言的陽聲韻因為只剩下舌根鼻音「π (ng)」，這是從過去到現在，所有做過田調的人的共同結論(「錢」的方言注音可以為ㄐㄨㄟ + ㄋㄨㄟ + tsian、另有音理可說，詳見下一章。)由方言的標音來看，生、山兩字是押韻的。這首唸謠馬祖的版本是：「先生、先生，草鞋搯髒，蜀條肉骨，共犬相爭。」馬祖人說「髒」為ㄑㄨㄟ + ㄋㄨㄟ (phiang)，說「爭」為ㄐㄨㄟ + ㄋㄨㄟ (jiang) 把「先生」說成ㄒㄨㄟ + ㄋㄨㄟ (xing niang)，都有相同的介音和韻尾，所以押韻諧和。如果請福州人唸馬祖版本，或請馬祖人唸福州版本，一定達不到傳誦的效果。

的不同，簡單的說就是「文白異讀」的現象。所謂「讀音」，它又稱為「文讀音」、「讀書音」。相對的，「語音」就是「白讀音」了。筆者幼年時代聽家鄉父老所說的「書語」，其實就是「文讀」的另一種稱法。<sup>85</sup>

大致上來說，中國境內的方言都會出現文白異讀的現象，其數量多寡是因不同的方言內涵而定。讀書音是受官話影響以後的讀音，它常常是以政治中心的語言為標準，所以，方言和標準語差距愈大，則讀書音愈是多見。王力曾說：一般說來白話音比文言音更能存古。…在許多情況下可以證明，現在漢語及其方言中，白話音比文言音更富有穩固性。<sup>86</sup>張振興說：

文白異讀是指意義上有關連的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讀音，具有相同的來歷，即在《切韻》系統裡具有完全相同的音韻地位。……文白異讀雖然在意義上有關連，但並不相同，就是說在口語裡一個字文白的不同讀音在具體詞匯裡一般是固定的，不能替換的。……因此，文白異讀具有意義的區別的作用。……文白異讀還是一種系統性的又音現象，指的是《切韻》系統的一類音（如一個聲母或韻母）在今方言裡有兩種不同的分化方式，其中一種是文讀，另一種是白讀。<sup>87</sup>

可見讀書音是在方言口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特殊語音。閩東方言的文白異讀其實就是古今音變的現象之一。

古聲韻學家歸納研究，認為上古漢語是沒有輕唇音的。但是，在中古時代的漢語 36 字母中，「非」系等已分化完成。這些輕唇音國語變成「ㄈ (f)」，而閩東方言輕唇音卻是和喉音合流讀成「ㄏ (h)」。受國語影響，有些屬幫系的字，文讀音為輕唇，白讀音屬重唇，白讀音反而更接近古音。（以下所舉的實例，前為文讀音，以台灣楷體呈現，後為白讀音用標楷體列印。）

1. 飛：飛機。ㄈㄟ ㄍㄟ (hi ki)  
飛船。ㄅㄨㄟ ㄌㄨㄥˊ (pui lungˊ)。飛機的傳統說法。
2. 網：拖網。ㄉㄨㄚˋ ㄩㄥˊ (tua`uon<sup>33</sup>)。馬祖漁民使用的新式大型漁船。  
補網 (緜)。ㄅㄨㄟ ㄇㄨㄥˊ (puo moyng<sup>242</sup>)。修補破損的漁網。<sup>88</sup>
3. 婦：婦女。ㄈㄨˋ ㄩˊ (hu`ny<sup>33</sup>)。  
新婦。ㄇㄨㄟ ㄇㄨˊ (sim`mou<sup>242</sup>)。<sup>89</sup>新婚的女人。
4. 未：未時。ㄨㄟ ㄟ ㄇㄟ (ei`siˊ)。古代的記時名稱。  
未好。ㄇㄨㄟ ㄏㄟ (mui ho<sup>33</sup>)。泛指尚未完成。

85. 「書語」的馬祖方言說ㄉㄨㄟ ㄍㄟ (tsy`ngy33)。「讀書時所使用的語言。福州話口語與書面語的距離較大，讀書識字時說的話叫書語或講書語，日常口語叫白話或講白話。」(見馮愛珍：《福州方言詞典》p.45 江蘇教育出版社。)

86. 馮春田、梁苑、楊淑敏：《王力語言學詞典》p.11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3 月。

87. 見張振興：《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·張振興卷》p.48—p.50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4 月

88. 「網」字不僅變成輕唇音，而且變成零聲母，白讀的「網」依然維持重唇音，民間並創造「緜」的俗體字供日常使用。

89. 「新」字韻尾本來是 n，因為閩東方言的陽聲韻尾只剩舌根鼻音 ng，茲音構詞因素，造成「新」字韻尾 n 被同化成 m。

90. q 為漢語拼音。



5. 生：學生。ㄉㄨㄛ ㄇㄟㄨㄥ (houk seing)。  
生食。ㄑㄩㄥ ㄋㄧㄝ (qiang nieh)。未經烹煮而食用之。<sup>90</sup>
6. 爹：爹娘。ㄉㄧㄝ ㄋㄨㄥ (tie nuong)。父母親的傳統稱呼。  
依爹。ㄟ ㄊㄧㄝ (i tia)。面稱爸爸。<sup>91</sup>
7. 滑：滑湯。ㄏㄨㄚ ㄊㄨㄥ (huak thoung)。將食材沾澱粉後入  
鍋滾水中煮熟，使外表呈現透明狀的裹衣。  
滑倒。ㄏㄨㄚ ㄊㄨㄥ (kouk to<sup>33</sup>)。
8. 超：超過。ㄑㄩㄝ ㄎㄨㄛ (qieu kuo)。逾越了某一個界限。  
超懸。ㄑㄩㄝ ㄎㄩㄥ (thieu keing)。形容瘦而高的身材。<sup>92</sup>

從上述聲母文白異讀的例字來看，是符合古今漢語音變的軌跡的。但相對此而言，韻母的變化可複雜多了。如：

9. 師：老師。ㄕㄨㄛ ㄌㄧ (lo<sup>33</sup>ly)。  
師兄。ㄕㄨㄛ ㄤ (sei ang)。學徒。
10. 通：交通。ㄊㄨㄥ ㄊㄨㄥ (kou thung)。  
通遠。ㄊㄨㄥ ㄏㄨㄥ (thøyng huong<sup>242</sup>)。滾開、閃一邊去。  
馬祖詈語之一。<sup>93</sup>
11. 改：修改：ㄉㄞ ㄎㄟ (xiu<sup>33</sup>kei)。  
改衣裳：ㄉㄞ ㄩㄥ (kui<sup>33</sup>luong)。這是修改衣服  
的古老說法，如今已少有聽聞。<sup>94</sup>
12. 籬：籬簸：ㄌㄞ ㄅㄨㄞ (lo buai<sup>33</sup>)。竹篾編的淺幫用具，可供晾曬或簸揚。<sup>95</sup>  
竹籬：ㄌㄞ ㄌㄞ (ty<sup>33</sup>lai<sup>33</sup>)。籬筐。<sup>96</sup>
13. 坡：沙坡：ㄕㄞ ㄅㄛ (sei bo)。<sup>97</sup>  
山坡：ㄕㄞ ㄆㄧㄝ (sang<sup>33</sup>phia<sup>33</sup>)。<sup>98</sup>
14. 兒：兒童：ㄟ ㄌㄨㄥ (i<sup>33</sup>lung)。  
囡兒：ㄑㄩㄥ ㄋㄧㄝ (kiang<sup>33</sup>nie<sup>33</sup>)。泛稱一般小孩子。

91. 白讀音是庶民的稱呼，文讀音的稱呼，在馬祖是使用於社經背景較高的家庭。

92. 被國語同化了，身材瘦高的形容詞時下都是用「髡」。

93. 為了因應白讀音，民間又創造了「滬」的俗體字供日常使用。

94. 此為馬祖年長者的用語，隨者老成凋零，類似的語彙正加速的消失中。

95. 「簸」的本字為「拜」說詳後。

96. 為了因應白讀音，民間又創造了「策」的俗體字供日常使用。

97. 馬祖西莒田澳港附近的地名之一。

98. 為了因應白讀音，筆者尋找音義相近的「辟」字形體來承載此音。

15. 消：消息：ㄊ一ㄝㄨㄛˋ ㄉㄨㄛˋ (xiēu`lei?)。

食齏消：ㄊ一ㄝㄨㄛˋ ㄉㄨㄛˋ ㄩㄛˋ (xiēu`me la)。<sup>99</sup>

「文白異讀」是方言普遍的現象，所以，憑藉方言進行古聲古韻的系統重建工程，有時會受到干擾，原則上，音韻接近全國「凡通語」的多屬讀書音。<sup>100</sup>在日常生活中，新的概念、新式物品名稱、人名等，絕大多數是以讀書音發聲的。只要多留意、多聽聞，必能充分掌握其條理。<sup>101</sup>

99. 一般人多寫成「食齏焦」。

100. 用東漢揚雄《方言》術語，意指全國通用的標準語言。

101. 「語」和「文」本來就是兩個不完全相同的概念，所以，國小的語文課本是《國語》，中學以上則稱《國文》。平時閒聊，除非引經據典或引用成語，否則不會用到正式、莊重的讀書音。今(102)年10月19日筆者返鄉為地區母語教師講授「方言與唐詩朗讀」的增能課程，研習之中，我一再強調不能以通俗的口語音去朗讀詩文。研習效果尚稱良好。





者最為緊切，施之句中不可不謹。派入三聲者廣其韻耳，有才者本韻自足矣。字別陰陽者，陰陽字平聲有之，上、去俱無，上、去各止一聲。……<sup>107</sup>

《中原音韻》出現之後立刻變成北曲韻律的律則之書，所以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說它是「至今為北曲之準繩」。<sup>108</sup>可是也有人對此書抱持責難的態度，我們不必論他功過，單看他以實際語言為藍本替曲韻寫韻書，就已經令人肅然起敬了。他也沒想到，以日常用語為準則的創製理念，會為我們留下一部探索近古音韻演變的重要文獻。因此，本書的重要意義是因人而定的，有人以它為查索音韻資料，有人卻以它為上接中古《切韻》系統，並觀察其語音演變的線索。所以，若說《廣韻》是上接先秦古音的橋樑，那《中原音韻》就是研究近古到現代音韻的憑藉了。

北方官話後來成了我國的國語（普通話），它的演變過程，在《中原音韻》書中是看得一清二楚的。要想把國語和閩東方言之間做一個深入研究，必須從國語的前身——《中原音韻》先做一個理解。

### 一. 就聲母來說

1. 全濁聲母並未完全清化，<sup>109</sup> 因為疑母（ $\pi$ 、ng）字仍在。<sup>110</sup> 今天的國語只剩下次濁的  $\text{m}$ 、 $\text{n}$ 、 $\text{l}$ 、 $\text{z}$ 。我們的方言疑母是明確存在的，不僅存在，而且在詞彙中因語流音變而出現的舌根鼻音（ $\pi$ 、ng），數量之多可謂不勝枚舉。
2. 翹舌音尚未發展完成，因為《中原音韻》有舌尖面塞擦音  $\text{ʃ}$ 。我們的母語沒有翹舌音，相對於此可謂保守許多。國語的捲舌音來自中古的知系（ $\text{k}$ ）、照系（ $\text{ʃ}$ ）、章系（ $\text{tʃ}$ ）。大致來說，是  $\text{k}$ 、 $\text{tʃ}$  先混入  $\text{ʃ}$ ，然後  $\text{ʃ}$  再變成翹舌音的  $\text{tʃ}$ 。<sup>111</sup>
3. 微母已經從中古的雙唇鼻音明母分化出來了，到今天的國語中，這些字成了零聲母之一。閩東方言的零聲母字多從中古的明、影、喻三、喻四諸紐來的。
4. 《中原音韻》的  $\text{f}$ 、 $\text{v}$ 、 $\text{h}$  是有別義作用的，<sup>112</sup> 而閩東方言  $\text{f}$ 、 $\text{h}$  混淆，兩者無辨義作用。而且  $\text{h}$  後面還可以接齊齒呼或撮口呼，前者如「非」、「飛」，後者如「許」、「虛」。又，閩東方言聲母無  $\text{v}$  的音。（相關話題請參閱 p.194 的 142 號註解）
5. 《中原音韻》的見系、精系各自獨立，閩東方言亦如此。但國語見系字遇細音會顎化成舌尖塞擦音。

107. 周德清原著、許世瑛校定、劉德智注音：《音注中原音韻》p.2-4 廣文書局印行 1981年8月。

108. 雖然如此，仍有不少的負面的批評。如：明代的王伯良《曲律》說：「德清淺士，韻中略疏數語輒已文理不通……。」錢大昕也說他是「無知妄作」之徒。

109. 簡單的說，發濁音時，聲門是相對吃力的，所以它會先弱化，進而產生丟失。

110. 《中原音韻》的疑母字是否存在，至今仍有爭議。書中的疑母字有兩百多個，數量頗多，似乎很難把它看成例外。

111. 林慶勳、竺家寧：《古音學入門》p.129 台灣學生書局印行 1989年7月。或董同龢：《漢語音韻學》p.59 文史哲出版社 1977年9月四版。

112. 也有學者將  $\text{h}$  注成  $\text{x}$ 。

## 二．就韻母部分來說

1. 中古時代介音有二，《中原音韻》的介音有三，但是這三個介音和國語的三個介音略有不同。<sup>113</sup>因為撮口呼的介音尚未出現。
2. 《中原音韻》的「家麻」、「車遮」分立；「寒山」、「桓歡」分立，這是語音演變的問題。閩東方言的「車遮」分合也是如此現象。
3. 《中原音韻》的入聲韻（調）全部丟失，<sup>114</sup>所以，今天的國語也沒有入聲韻。但我們的方言仍然保有微弱的喉塞音。<sup>115</sup>
4. 元代時，雙唇鼻音韻尾「m」仍在，今天的國語和閩東方言此韻尾完全消失。只出現在語流音變時的前字韻尾。
5. 二等的舌根音（k、kh）可以拚介音一（i），這是國語顎化音的先聲。
6. 國語的ㄚ（y）是來自《中原音韻》

## 三．就聲調部分來說

1. 因聲母清濁的關係，平聲分陰陽兩類。也就是今天國語的第一聲、第二聲。但是，其他的並沒有循此規律而變。
2. 全濁上聲歸入去聲。這現象在唐代詩歌中就已經出現了。閩東方言上聲先分陰陽，然後陽上再併入陽去。
3. 入派三聲，其中以派入上聲為多見，卻沒有派入陰平的。閩東方言的入聲分甲、乙兩類已見前述，茲不做贅述。總體來說，我們的母語音變的現象比它方言複雜多了。<sup>116</sup>

## ■ 第二節、閩東方言七調辨

閩東方言有七個聲調這是不必置疑的事。《戚林八音》所記載的當時語音系統就是如此。<sup>117</sup>有關《戚林八音》的成書過程目前尚未有定論，<sup>118</sup>但並不影響此書研究福州方言的重要地位。它雖然也有很多缺點，不便、不利於現代人學習福州方言，（事實上也沒有人會挑選它來做學習的教科

113. 介音又稱為韻頭。通常是位於聲母和韻母之間的高元音，發音較短，帶有輔音性質。各家的古音擬測其音值未必相同。有學者認為當時的介音是：一（i）、ㄨ（u）、一ㄨ（iu）三個，一ㄨ（iu）後來發展成ㄩ（y）。ㄩ是一的圓唇音，一ㄨ兩個音素快速聯讀就是ㄩ，這是符合音理的。

114. 入聲既是韻也是調。因為它一樣有音高高低，所以它是調。因為它也是韻，所以《平水韻》列入入聲韻 17 類。

115. 國際音標用「ʔ」，有語言學家稱此為次入韻。

116. 筆者唸大學時，初次接觸聲韻學，總覺得這是一門難度極高的學科。因此，曾為自己編了許多口訣，後來在空中大學兼上文字學（含聲韻學、訓詁學）、世新大學中文系兼上訓詁學課程時，也把相關的口訣教導給學生，其中有一首聲調演變（從中古音變到國語）的口訣是：「平濁變陽清變陰，千古去聲不變心。全濁上聲今為去，次濁入聲步後塵。上聲清母仍是上，次濁步趨結同心。全濁入聲今陽平，全清入聲各聯姻。聲韻規律多如毛，多唸必能出迷津。」逝者如斯！記此往事，為自己步上小學研究的機緣留下一些紀念。

117. 《戚林八音》的作者是誰，至今仍然眾說紛紜。它並非出自某人想像的書。有不少人說此書的編撰是為了欺敵，此事難以考證，是非真假無從得知。從今天的田調結果可知，閩東方言的實際聲調為七調，不僅和《戚林八音》相同，也和《教會詞典》雷同。

118. 相關的論述可參閱李如龍、王升魁校注的《戚林八音校注》p.1--5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5 月。

書。)但是本書提供的材料，能讓研究者瞭解閩東方言的內涵及語音系統，那是有目共睹的。<sup>119</sup>以聲調來說，大家耳熟能詳的八調例字，足以說明彼此之間音調高低之差別。關於聲調的調值各家的結論是如此的。<sup>120</sup>

	陰平	上	陰去	陰入	陽平	陽去	陽入
《福州典》	44	33	13	13	53	341	4
陶燠民	44	31	113	24	52	452	4
袁家驊	44	31	213	23	52	242	4
《方音字匯》	44	31	213	23	52	342	4
藍亞秀	55	33	11	13	61	242	56
王天昌	55	33	113	24	51	242	45
李如龍	44	31	213	23	53	242	5
梁玉璋	44	32	212	23	53	242	5
陳澤平	55	33	213	24	53	242	5
馮愛珍	55	33	212	24	53	242	5
張屏生	55	33	11	13	51	131	5

最近幾年筆者為馬祖建立《馬祖閩東方言資料庫》之故，曾做了簡單的方言田調，發覺馬祖鄉親說的陰平調，其調值應該是 44。雖然原先筆者是接受 55 的調值，後來經過田調之後，又從部分語詞的說法聽出，陰平調以 44 為宜。如：鄉親說「正月」為ㄌ一ㄨ ㄩㄨㄛˊ (teiang nguoʔ5)；說「生食」為ㄍ一ㄨ ㄛˊ一ㄛˊ (tchiang niek)；說馬祖的老酒「生紅」時是說ㄍ一ㄨ ㄩㄨㄛˊ (tchiang ngoyngˊ) 等。<sup>121</sup>這些語彙的首字都是陰平調，第二個字有陽入、也有陽平。陽入的調高為 25，陽平的調值為 53。所以，當我們說到第二字的時候，感覺第二字的音調比首字音調微高，故陰平的調值為 44 因此而定，陽平調的音階高低類似國語的第四聲。

學過聲韻學的朋友都知道，聲母的變化是受介音的影響；聲調的變化是受聲母的清濁影響；韻母的變化有時會受聲母的發音方法影響。如，翹舌音的聲母拚細音韻母時，韻母會自動做出調節，以求語音和諧。<sup>122</sup>因此，受聲母清濁影響，四個聲調各分陰陽成為八調。福州話的陽上和陽去合流，所以只剩下目前的七調了。國語的全濁變成去聲（第四聲，調值為 51），但是，福州方言全濁上聲是變陽上調的。以下僅舉幾個濁上字為例做說明。

1. 婦：房久切。國語讀ㄈㄨˋ (fuˋ)。方言說ㄈㄨˊ (hou<sup>242</sup>)。
2. 象：徐兩切。國語讀ㄒ一ㄨˋ (xiangˋ)。方言說ㄒ一ㄨˊ (tshuong<sup>242</sup>)。
3. 舅：其九切。國語讀ㄐ一ㄨˋ (jiuˋ)。方言說ㄐ一ㄨˊ (kiu<sup>242</sup>)。

119. 到目前為止，有一些福州方言字典都是在此基礎上編撰完成，如：北山野人（涂禎樑）編著：《福州語音字典》福州市民間文藝家協會編印。王可銓編著：《福州方言字典》福建福海文教基金會編印。兩書對閩東方言「文白異讀」的讀音都有清楚明白的交代，很值得參考。

120. 見張屏生：《馬祖連江縣閩東話的語音和詞彙》p.8 屏東師院語文教育學系 2000 年 9 月。

121. 「生食」、「生紅」兩個「生」字若依福州人的發音應該是ㄍ一ㄨ (tshang)

122. 國語的空韻母 (i) 的出現就是最好的說明。



4. 紹：市沼切。國語讀尸么 ` (sau)。方言說么一么 ^ (siu<sup>242</sup>)。

5. 願：五換切。國語讀山ㄅ ` (yan)。方言說 π ㄨㄛ π ^ (nguong<sup>242</sup>)。

以上5字國語的聲調都是第四聲，方言都是242的「^」，這也就是陽去的調號。所以，李如龍等人說：

《戚林八音》的聲調為八類，也就是所謂八音：平上去入各分清濁（高下）。實際上所舉例字清上、濁上都是同字，如「公滾貢谷群滾郡掘」。在正文字音編排中第六音（濁上）也總是空圈。可見名為八音，實只七調。這和現今福州話及郊縣的七個調類也是一致的。<sup>123</sup>

馬祖鄉親口發陰上調的音時有兩種狀況，一是發全上，調值為31，一是發半上，調值為33。陽去的調值為242，完整地陽去是升降調，前面已敘述過了，有時也可發半陽去，半陽去的調值為24，此調最像國語的第二聲。以下僅就陰去調做介紹。完整地陰去調是降升調，調值為213。若發半陰去則調值為21。

最後再介紹入聲字的聲調。閩東方言入聲也分陰、陽，除了帶有清塞音以外，陰入的調值為23，陽入的調高升到5。馬祖鄉親在日常溝通時，若逢陰入的字，只要把後面的塞音唸得微弱，很容易讓人感覺是發半陽去的音。以下就將完整的七調字做個排列，同時附上注音和羅馬拼音供大家做參考。

調名	陰平	陰上	陰去	陰入	陽平	陽去	陽入
調值	44.55	31.33	21.213	ㄅ 23	53	242	ㄅ 5
調型	--	+	∨	k'	∖	^	k5
例 字 及 拼 音	公 ㄍㄨㄥ kung	滾 ㄍㄨㄥ kung <sup>33</sup>	棍 ㄍㄨㄥ koug <sup>~</sup>	骨 ㄍㄨㄛ kauk'	群 ㄍㄨㄥ kung <sup>`</sup>	郡 ㄍㄨㄥ koug <sup>242</sup>	掘 ㄍㄨㄛ kuk
	東 ㄉㄨㄥ tung	董 ㄉㄨㄥ tung <sup>33</sup>	棟 ㄉㄨㄥ toug <sup>~</sup>	督 ㄉㄨㄛ touk'	同 ㄉㄨㄥ tung <sup>`</sup>	動 ㄉㄨㄥ toug <sup>242</sup>	獨 ㄉㄨㄛ tuk
	溫 ㄨㄥ ung	穩 ㄨㄥ ung <sup>33</sup>	搵 ㄨㄥ oug <sup>~</sup>	熨 ㄨㄛ ouk'	文 ㄨㄥ ung <sup>`</sup>	問 ㄨㄥ oug <sup>242</sup>	物 ㄨㄛ uk
	風 ㄉㄨㄥ hung	粉 ㄉㄨㄥ hung <sup>33</sup>	訓 ㄉㄨㄥ houg <sup>~</sup>	福 ㄉㄨㄛ houk'	雲 ㄉㄨㄥ hung <sup>`</sup>	鳳 ㄉㄨㄥ houg <sup>242</sup>	服 ㄉㄨㄛ huk
	瓜 ㄍㄨㄚ kua	寡 ㄍㄨㄚ kua <sup>33</sup>	掛 ㄍㄨㄚ kua <sup>~</sup>	0	0	0	0 <sup>124</sup>
	0	兩 ㄌㄨㄥ luong <sup>33</sup>	0	0	糧 ㄌㄨㄥ luong <sup>`</sup>	亮 ㄌㄨㄥ luong <sup>242</sup>	略 ㄌㄨㄛ luok

123. 見李如龍、王升魁校注：《戚林八音校注》p.5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年5月。引文中的斜、黑體字是表示這兩大調類是相同的。筆者如此安排，目的是為求醒目而已。

### ■ 第三節、入聲的弱化理論探討及標音原則說明

漢語中的入聲是很特殊的調類，它在上古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了。雖然有孔廣森等人對此質疑，<sup>125</sup>但是學界更多的人認為古有入聲，只是古今入聲的性質不同而已。前面第二章第一節已經談到，《詩經》書裡陰聲入聲相押韻的現象極為多見，所以，董同龢先生定的〈古韻分部〉22部除了「葉」、「緝」兩部以外，都是陰入混合的，然後再以它和陽聲韻相對。這種二分法是考古派的古音學家的核心理論。因為如此，董先生認為所有的陰聲韻韻尾都是收濁音的，而入聲韻都是清輔音，兩者韻尾雖然不同，卻因為發音部位相同而能混合或押韻。根據語音理論可知，濁音發音較吃力，所以容易弱化丟失，這和文字日趨簡化的情形是一樣的。<sup>126</sup>這些濁韻尾一旦丟失，就成了開尾韻。此時入聲韻尾仍在，陽聲韻是發相同部位的鼻音韻尾，陽、入兩種韻尾和開尾韻明顯不同，這也就是造就陽入相配的理想環境和條件。所以，中古時的《廣韻》206韻是陽聲韻配入聲韻的道理在此。如果說古無入聲，到了中古才發展出急促的入聲韻（調），這是違反語言演變的理論。是不能採信的。

北方官話雖然沒有入聲韻，但是某些北地的方言卻保留了一些入聲韻的痕跡。它們也是變成次入韻 -ʔ（如南京方言等），但是音調的高低有別。如，太原方言陰入的調值是2，陽入的調值是54。入聲的消失是有一定的途徑，從前後位置來看，其先後次序為雙唇塞音的 -p，舌尖塞音的 -t，喉塞音的 -k。這也是它們消失的順序。林慶勳、竺家寧說：

首先是 -p 尾的消失，元代黃公紹的《古今韻會》（1292 以前），<sup>127</sup>保存收 -t 和收 -k 尾的字，而 -p 字則合併入收 -t 尾中。其次 -t 和 -k 變成喉塞聲尾 -ʔ，時間很短，算是一個過渡時期。然後在周德清的《中原音韻》（1324）中，所有塞聲韻尾全部不見了，也就是變成了一個零韻尾 -∅。今天國語的情況，可以說差不多與《中原音韻》相同，所有中古的入聲字，幾乎都讀成零韻尾了。<sup>128</sup>

又說：

中古入聲 -p、-t、-k，以及陽聲 -m 尾的消失，在北方話及現代國語是如此，但是其他方言區並不盡如此，直到今天某些閩南語、閩北語、客家話、吳語、粵語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保留。我們不能因為在現代國語中看不到那些消失的韻尾，就誤以為 -p、-t、-k、-m 尾，早在歷史

124. 「0」表示有音無字。國語也有類似的現象，如：ㄅㄩ的音節，四個聲調都有相對應的字，即，「八、拔、把、爸」；但是ㄉㄨ的音節，四個聲調相對應的字只有「了、0、0、樂」兩字。三民書局的《學典》將「了」字讀成輕聲。

125. 孔廣森是山東人，是孔子之後裔。因北方無入聲音調，所以他受此影響，堅決認定「古無入聲」之說。他是古音審音派的代表，古音「陰陽對轉」的理論因他而完成。所謂「陰陽對轉」，是強調古音陰、陽、入三分法，而且是以入聲做對轉的樞紐。他既然不承認古有入聲，卻又認為要靠入聲做對轉的樞紐，前後理論之矛盾，莫此為甚。

126. 請勿用政治眼光來看待此問題，大陸使用的簡體字，有很多也是我們老祖宗發明的。語言和文字的本質是相同的，都是社會性極高的溝通工具，凡是複雜的、困難的，都會向簡易靠近，甚至到最後會消失於無形。

127. 在此之前的南宋詞人，在創作詞文時，每每將三個入聲韻混用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（1140--1207）。可見當時語音在變，黃公紹所為不過是反映現實狀況而已。

128. 見林慶勳、竺家寧：《古音學入門》p.139-140 台灣學生書局印行 1989年7月。

上失去了蹤跡，這是值得特別留意的事。<sup>129</sup>

因此，我們可以這樣的說，-ʔ 是弱化的喉音，是消失的前奏。北方官話無入聲就說明了它是早一步消失的結果。接下來再回到自己的母語。

《戚林八音》的入聲字是陰陽兩配的，除個別字外，大體不亂。教會詞典悉依其例並分別標為配陰聲韻的 -h 和配陽聲韻的 -k。這兩種韻尾的分別與古音來源有關，也與今音韻腹的元音高。……由此可見，《戚林八音》的入聲字，若今韻腹是 i、u、y、e、o、ɤ 等高元音，不論古音來源於何種韻尾均混為 -k 尾，與陽聲韻相配。若今韻腹是低元音 a，則凡來自古 -p-t 尾的收 -k 尾，與陽聲韻相配；凡來自古 -k 尾的收 -ʔ 尾，與陰聲韻相配。只有 uo、yo 兩韻 -k、-ʔ 交叉，凡來自古 -t 尾的、收 -k 尾與陰聲韻相配。……。<sup>130</sup>

語音分布如此整齊，而且在音理上有邏輯可言，這必然是語言自身的特質所造成的自然分配的結果。入聲的發音一般來說是比較短促，(但不是輕聲) 這個現象是由三個輕輔音塞音韻尾所造成的。古代的中國人，他們雖然缺乏如今日的語言分析知識，但是，他們已經能從實際語言中感受塞音的存在。<sup>131</sup> 從唐人以降，文人對四聲的區別已能做出大體可信的分析了。他們的結論大同小異，「入聲短促急收藏」是共同的體認。<sup>132</sup> 所以，當你發音時，韻尾若非塞音，則一口氣有多長就能發多長的音。因為入聲短而促(陽入調是 ʔ5)，陰入聲的調值高度是由低往中高延伸，(陰入調的調值是 ʔ23) 所以，有一些鄉親把入聲當輕聲來處理，這是值得商榷的見解。

語言的輕聲，顧名思義是雙音節(或以上)語詞中讀得較輕的音節，所以，它是變調之一。它雖然有固定的調符(·)，<sup>133</sup>但是卻沒有固定的調值。它充分的表現出相對音量的弱化和語音長度的縮減。無論是弱化或是縮減，都是受前字聲調的制約。籠統的說，輕聲的聲調可以分成三大類。即，低調，半高調，中調。一般而言，上聲後的音最高，陽平陰平次之，去聲後最低。<sup>134</sup> 是否要念輕聲，並無強制力，他是因人習慣而定，而且也沒有別義作用，有時並不太去強調它的存在或功能。<sup>135</sup>

129. 見林慶勳、竺家寧：《古音學入門》p.140 台灣學生書局印行 1989 年 7 月。

130. 見李如龍、王升魁校注：《戚林八音校注》p.10-11

131. 據筆者經驗，筆者曾為連江縣政府建立馬祖方言資料庫的工作，在編撰期間，多次和審查委員做意見溝通。董忠司教授以手掌觸及筆者的喉結處，以此感覺我的聲帶振動的強弱，進而決定此字是發收 -k 或收 -h 的入聲韻。多次請益，筆者獲益良多。

132. 明朝真空《玉鑰匙歌訣》語。

133. 若採上下式標示注音，就在第一個注音符號的上頭加圓點；若用國際音標或橫式注音，則在符號之後加直線，並於其右側加圓點，如，「. |」。圓點的高低位置依實際輕聲音的高低而定。筆者唸大學時代，校內還有許多隨政府遷臺且望重士林的學者，他們常常用老式的標音方式來標入聲字。如，屈萬里先生在《尚書今註今譯》書中把入聲字的音標成「戛(ㄎ·一ㄩ)」、「埴(·ㄗ)」、「嶧(·一)」，圓點是標在韻母的前面，碰到空韻或零聲母時則標在第一個音符前。(見該書 p.30.35 等。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7 年 4 月 7 版)

134. 此地是依羅肇錦之說(見羅肇錦：《國語學》p.134)。郭錦桴有嚴格條件的分成 5 類。陰平後面輕聲讀 41；陽平後面輕聲讀 51；上聲分成三類，後面的輕聲讀 44 和 42；去聲後面輕聲讀 21(見郭錦桴：《綜合語音學》p.169)。羅常培則分成四類「陰平後面的輕聲字讀半低調(2 度)；陽平後面的輕聲字讀中調(3 度)；上聲後面的輕聲字讀半高調(3 度)；去聲後面的輕聲字讀低調(1 度)。前一字是陰平或陽平，原已很高了，後一個輕聲字就較前一字略低一點；前一字是上聲或去聲時，後面的輕聲字就順著前一個字的調勢上去或下來。」(見羅常培、王均：《普通語音學綱要》p.149)。

135. 只有少數例子另當別論。如：管子、老子。「子」念輕聲與否影響到詞彙的意義。



方言入聲字的讀音不能標輕聲符號的主要原因已如上述，另一個原因是方言詞彙的結構問題。國語的輕聲字不可能出現在詞彙的首字，而閩東方言的詞彙有時入聲字是在詞彙的前面，若將方言的入聲字標成輕聲，將令讀者無所適從。如，扒手方言說「撥馬」(ㄅㄨㄛˊㄇㄚˊ + puakˊ ma +)，把食材沾地瓜粉後入湯鍋煮熟馬祖鄉親說「滑湯」(ㄏㄨㄚˊㄊㄨㄥ huak thoung)，設計他人並佔他的便宜，這種不好的行為馬祖人謔稱為「牧豬」(ㄇㄨˊㄗㄨㄛˊ muo? ty)，其他的如，「值班」(ㄉㄨㄛˊㄆㄨㄥ ti? pang)，「實在」(ㄌㄞˊㄗㄞˊ si?tsaiˊ)，「特別」(ㄉㄨㄛˊㄗㄞˊ tei?~pie?ˊ)等，說的時候會感覺到首字尾音會有堵塞，這就是入聲的特質。<sup>136</sup>

講到此地，無可避免的要談到標音的問題。筆者一再強調，若國語注音符號能精確的注出方言語音，那就沒有必要在純熟的標音條件之下再去開發新的標音系統。國際音標的特色是，一個符號代表一個音素，而且能把極細微的音素區隔出來，換句話說，它能比較正確的拼出音來，這是它的優點所在，但是過於瑣碎、不易推廣等盲點，對一般社會人士來說，的確不是理想的標音工具。但是，學習或應用它，非關民族大義問題，<sup>137</sup>想要接軌國際，捨此似乎別無他途。我們不諱言的說，沒有任何一套音標系統是完美的，國語注音符號有它的缺點，《馬祖方言拼音方案》(暫用此名稱)也有它的問題。但使用者最在意的事情是誰能反應出正確的讀音。個人認為，標音比較準的就是梁玉璋教授指導編撰的馬祖母語教材---《福州語》。<sup>138</sup>因為主事者為了呈現實際的閩東音，特別在國語注音系統以外又加上國際音標。注音符號無法滿足方言的標音，就權宜的借用國際音標 ʒ、β、ø、œ 等，這是不得不然的變通辦法。他們在標聲調時，也是一絲不苟的注出調值，實事求是的精神令人佩服。只是華、洋符號交互使用，稍有不協調之感。因為如此，曾有鄉親批評教科書上的標音系統是「不中不西」、「又中又西」等。《馬祖方言拼音方案》仿章太炎的做法，<sup>139</sup>把文字符號化，以「勺」取代唇音的變體 β，以「囧」暫代濁塞擦音的 ʒ，以「廿」替代國語所無的 œ。本套系統已經為馬祖標注過《馬祖生活用語1000句》、《馬祖閩東方言資料庫》、《齊講馬祖話》口袋書。雖然如此，因為用的符號，有一些是現行的注音符號和漢字，如，囧、勺等，難免會令使用者混淆。好在這三套書有的附有音檔，而且書的前面也都有凡例解說，讀者若能前後對照細讀，必能熟練此套標音系統。

筆者也不諱言的說，現在的國語注音符號是無法完全正確的拼出方言語音的。單單方言七個聲調的問題就不是四個調的國語所能解決。羅常培說：

首先，注音字母并不全是音素字母。像ㄞ(ai)、ㄟ(ei)、ㄠ(au)、ㄡ(ou)、ㄢ(an)、ㄣ(en)、

136. 輕聲之中，比較像入聲的只有上聲字後面所接的輕聲字，當它的尾音上揚到最高時，在喉嚨的聲門處也會有堵住的感覺。

137. 佛教東傳、三藏取經，然後在中土蔚為大國。滿清派學童利用庚子賠款獎學金赴美留學，培養出胡適之、詹天佑、...等蜚聲國際的知名學人。目前國際學生不遠千里來華學習，豈不說明了學術無國界，唯真理是依的道理。

138. 為避免語病爭議，此地所謂「準」，指是反映標準、典雅的福州腔調而言。而馬祖福州語的腔調比較接近長樂縣的腔調。

139. 章太炎選用最簡單的、相關的、古文字形體並把它符號化以做為注音符號使用。如，勺者包也，取其古文字「包」的形狀；ㄣ者扑也，取其古文字象手握棒做扑打的形狀；ㄣ者也，取其古文字做蒙蓋的形狀；ㄣ者筐也，取其古文字做筐的形狀等等。

尤(ang)、ㄥ(eng)這些字母，每一個符號都代表了兩個音素。<sup>140</sup>理想的音標應該是「一個符號只代表一個音素，一個音素只用一個符號來代表」。其次，現在注音字母的拼法，是不準確的。如ㄋ=ㄩㄣ而一ㄋ=一ㄣㄣ≠一ㄩㄣ(ㄋ=an而ian=ien≠ian)。ㄌ=ㄣㄣ而一ㄌ=一ㄣ≠一ㄣㄣ(ㄌ=en而ien=in≠ien)。ㄌㄌ=ㄌㄣ≠ㄌㄣㄣ(ㄌㄌ=yn≠yen)。ㄥ=ㄣ π 而一ㄥ=一 π ≠一ㄣ π(ㄥ=eng而ieng=ing≠ieng)。ㄌㄥ=ㄌ π ≠ㄌㄣ π(ㄌㄥ=yng≠yeng)。ㄨㄥ在跟聲母相拚時(如「東」ㄉㄨㄥ=ㄉㄨㄥ π)同沒聲母時不同(如「翁」ㄨㄥ=ㄨㄣ π ≠ㄨ π)。這種寬式字母在音位學上自然也有它一定的道理，可是在不知道一種語言的音位時就用他來注音，那就很難達到精確的程度了。再有一點不能忘記的，注音字母所代表的音是很有限的；一出北方話的範圍，問題就來了。比方說，咱們要想利用注音字母把廣州話裡的「不、養、金、雞」幾個字的聲音標注出來，就辦不到。過去有人單為國內方言擬制「閩音字母」，就顯得相當技窮。<sup>141</sup>

「可是在不知道一種語言的音位時就用他來注音，那就很難達到精確的程度了。」這句話說得極有道理，試問：系、細兩字的注音都是ㄒ一`。縣、線兩字的注音都是ㄒ一ㄣ`。品行、品性如何區分？需要借重注音符號來學華語的人，見此現象必然心生茫然。另外，溫瑞政也說：

用注音字母拚注方言詞，比用反切或直音自然是進了一步。但是，注音字母主要是用來拚注“國語”(即普通話)的，雖然有少數字母(如万、广、兀)<sup>142</sup>是照顧方言的需要而設計的，但總的說來，適應不了各地方言複雜的語音現象。山西方言有許多不同於普通話的語音特點，像大部分地區的入聲韻、鼻化韻，晉南一些地方的聲母pf、pfh等，用注音字母是標不出來的。<sup>143</sup>

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的引述前輩學人之高見，是為了說明標音符號只是工具而已，任何工具都有它的優缺點、都有它的針對性。國語注音符號適用的對象是普通話，歷年來主事的相關單位，耗時費力的為它做修正，某些便宜措施的設計，也只是針對某種語言而存在。筆者研究方言，為方言所做的標音事宜，目的很簡單，只是希望注音、拼音二者並呈能收互補之效而已。

國內教育主管單位規定，國小一年級學生入學十週內要學好基本的拼音能力。在如此環境之下，老師教學、學生學習，一定有許多約定俗成的舉措。它們透過機械式、反覆的拚切口誦，進而感受聲母、韻母的結構，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，<sup>144</sup>用快速的方法將基本知識注入腦海，

140. 「ng」等於「ŋ」，故羅氏算成一個音素。

141. 見羅常培、王均：《普通語音學綱要》P.17-18 商務印書館 2002年2月修訂版。引文中的國際音標是筆者所加。

142. 從各家研究所得來看，「万」、「广」兩個聲母並不出現於閩東方言之中。万，無販切，同萬、讀若物，它是唇齒濁擦音，客家話的碗、滑、彎、橫等字都是以它做聲母(參見羅肇錦《國語學》p.71)。國際音標是「v」，所以，它和方言的「ㄌ」無關。閩南語以全濁的雙唇音b來對應它。在《中原音韻》時代、早期的國語注音符號中都有它的存在，現在的國語已不用了。广，魚儉切。本來是疑母字，讀若膩，表面上看來它的聲母是ㄋ，但它發的音帶有「一(i)」的成分。中古時代36字母中的「娘」母可能是它的源頭。所以，國語注音歸類是ㄌ、ㄍ、ㄆ、ㄒ。發音部位是舌面前、濁、鼻音，今天的客家話牛、義、迎、堯等字都是以它做聲母。(參見羅肇錦《國語學》p.74)所以，它和方言的「ㄋ」也無關。若它也讀ㄋ，那它和舌尖鼻音的ㄋ如何區別。國語注音符號當初之所以有此音，那是遷就吳方言所做的設計。

143. 溫瑞政：《方言與俗語研究》p.274 上海辭出版社 2003年3月。



這是對學童所用的手段，是不得不然的最有效的方式。然而，一旦知識提升到學問層次，就必須要把道理說清楚。在台灣，注音符號已推行有年，以教育普及的今天來說，50歲以下的鄉親朋友一定都受過正規的國音訓練，可是，閩東方言的韻有寬、窄之分，<sup>145</sup>這是國語所沒有的現象之一，大部分馬祖人說的國語之所以特殊（至少筆者就是如此），或許原因就出在這些細微之處。為了節省篇幅，以下就把標音的權宜變通之處略作說明，供大家做參考。（斜線前為窄韻，斜線後為寬韻。）

1. ㄅ (o / ɔ)：我們在拚「襖」與「澳」的方言讀音時，總覺得這兩個音的韻母有些微的差異，其實它的差異點就是在韻母的窄、寬上。「襖」是上聲字，標音時用ㄅ + (o33) 即可。讀「澳」時會感到口腔更圓、更後，國語無此音，標音時只好注ㄅ ˘，但國際音標的符號實際是 ɔ。其次，唇音的聲母加ㄅ，不能有介音ㄨ，如，「玻」的注音是ㄅㄨㄛ，但是用國際音標時就得寫 puo。
2. ㄝ (e / ε)：國語注音中它是不能單獨存在的，前面必須配一 (i)、ㄩ (y)。與它對應的國際音標是 e，是中高元音。<sup>146</sup>按道理說，福州方言是沒有ㄝ的音，說得精確一點，這個音應該是 ε 才對，它是中低元音。因為 e、ε 二者本身沒有衝突，不構成方言別義的困擾。所以，為了標音習慣而選用ㄝ，<sup>147</sup>在實際拼音時，如，國語說的「臉頰」，方言是說ㄌㄧㄢˊㄍㄨㄛˋ ㄝ + (ming ` m ε 33)，高矮的「矮」，方言注音用ㄝ + (ε 33) 韻，也未嘗不可。
3. ㄥ (ŋ、ng)：韻母比較麻煩的地方是在陽聲韻的部分。因為三個陽聲韻的韻尾 m、n、ŋ 國語消失了 m，還留下了 n、ŋ 兩個。福州方言消失了 m、n 只留下了 ŋ，今人多寫成 ng。三個陽聲韻做聲母時分別是ㄇ (m)、ㄋ (n)、ㄥ (ŋ)，其中ㄥ (ŋ) 在國語中已消失。另兩個構成四個國語的聲隨韻母。即，ㄅ (ㄩㄅ、an)、ㄆ (ㄅㄆ、əŋ)、ㄇ (ㄩㄇ、ang)、ㄥ (ㄅㄥ、əŋ)。這四個聲隨韻母都有元音和它組成複韻母。但馬祖方言舌根鼻音前面沒有元音，所以，注音時只能寫ㄥ (ŋ、ng)，馬祖《福州語》教科書就是如此。不僅方言如此，國語也不乏類似例子。如，「東」字注音為ㄉㄨㄥˊ，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若解析其音韻結構，不難發現「東」的注音應是ㄉㄨㄥˊ (tung)，<sup>148</sup>但為了遷就大家學習國語注音符號的經驗和習慣，注成ㄉㄨㄥˊ也是可以接受的。<sup>149</sup>由此可知，ㄥ (ŋ、ng) 可以做韻母也可以做聲母，一如ㄇ (m) 和ㄋ (n)。

144. 借用《論語》之言。

145. 「窄、寬」也有學者稱「緊、鬆」。兩者之分是在主要元音發音部位的前後高低。一般來說，窄韻配的主要元音的發音部位較前較高，寬韻反是。其實窄、寬的問題，就是聲調的問題。故窄韻分部在陰平、陽平、上聲、陽入諸調。寬韻則分布在陰去、陽去、陰入諸調之中。

146. 無論是漢語拼音或是通用拼音都把注音符號的ㄝ注成 ê。

147. 馬祖母語教材《福州語》每一後面都附有〈標音方式說明〉，梁玉璋教授是用ㄝ來對應 ε/α 的。

148. 目前的漢語拼音注成 dong。通用拼音也是如此。注音符號與通用拼音轉換在ㄥ (en)、ㄥ (eng) 與一、ㄨ、ㄩ 結合時，省略字母 e，而且所有的 ung 轉為 ong。

149. 筆者每一次回馬祖時，幾乎都會遇到一些朋友問方言的「裙」、「雲」、「翁」等字的標音問題。我總是不厭其煩跟他們講道理。若規規矩矩的拚注，則三字分別是ㄍㄨㄥˊ (kung)、ㄏㄨㄥˊ (hung)、ㄨㄥˊ (ung)。若依國語注音原則來注方言，注成ㄍㄨㄥˊ、ㄏㄨㄥˊ、ㄨㄥˊ也行，但是，因為聲隨韻母前面有元音的干擾，所以，總覺得不夠精確。



前面說過福州方言的陽聲韻只剩下兀 (ŋ、ng)，易言之，國語的ㄉ (an)、ㄌ (en) 兩個音在馬祖方言中是不存在的。目前大陸出版的福州方言辭典等相關書冊，都是做如是標音。如，「三」的方言讀音為ㄌㄨㄥ (sang)、「安」的方言讀音為ㄨㄥ (ang)、「單」的方言讀音為ㄉㄨㄥ (tang)，無一例外。<sup>150</sup>讀者朋友若有興趣，不妨找幾位馬祖長老鄉親請他用馬祖方言念「風吹傘粉散」、「有膽無敢」、「爬山流汗」、「平安參觀」等語詞，仔細聆聽長輩鄉親們的口語是否已經ㄉ、ㄨ雜揉，ㄌ、ㄌ難分，而且發出的聲音都是靠口腔的後面。至此方知，馬祖人說國語ㄉ、ㄨ不分的現象，原來是「積習」已久的「傳統」啊。

「電」國語說ㄉㄧㄢˋ (tianˋ)。方言和它的差異不僅在聲調而已，若不用變通方式，國語注音是無法拼出方言的標準音來。方言音的國際音標是用 tien(或 tieng)。ɛ 是中低音，因為受 i 高元音的影響而拉高到 ɛ (e) 的部位。a 是低音，也是因為介音 i 的關係拉高到 ε，甚至到 ɛ (e) 的位置，否則，照標準音唸，ㄧㄢ (ian) 絕對無法發出「焉」的音來。

4. ㄨㄟ與ㄨㄞ：注音符號ㄞ的結構是 ɛ + i (e+i)。「鬼」國語說ㄍㄨㄞˋ (先不管聲調)，方言的「鬼」是說ㄍㄨㄟˋ (先不管聲調)，我們仔細體會，用心感受，兩者語音之差異就在那細微處。說方言的「鬼」時，總覺得音在口腔的前面，而且是細音如中古《韻圖》中的三、四等韻的字。這現象如果用國際音標來觀察，一切問題都清楚明白了。ㄍㄨㄞˋ (kueiˋ) 的 u 和 i 都是高元音，中間卻夾了一個稍低的前元音 e，音韻結構有了起伏的轉折變化。ㄍㄨㄟˋ (kui<sup>33</sup>) 中間沒有低降的音素，兩相比較，用ㄨㄟ (uei) 比ㄨㄞ (uei) 拚馬祖話的「為」、「水」、「火」、「貴」、「虧」、「杯」……更為容易平順。<sup>151</sup>國語無ㄨㄟ (ui) 的音節，因而國語拼音條例未及於此，說ㄨㄟ (ui) 不成音，這是對國語而言。我們拚注方言語音時，絕不能用不同的條件來約束彼此，這是筆者一再強調的事。根據筆者的田調 (也可以說是歷來所有人的田調)，馬祖人發ㄨㄟ (ui) 的音要比ㄨㄞ (uei) 多得多。由實例來看，ㄨㄟ和ㄨㄞ在馬祖詞彙中是代表不同的意義的。舉例來說，馬祖話稱讚孩子乖巧的「乖」和歪曲的「歪」，此二字的韻母非標成ㄨㄞ (uei) 不可。但是馬祖人說的「威風」，若照某些人的看法注成ㄨㄞ ㄉㄨㄥ (uei hung)，那豈不變成「歪風」(用方言說)了嗎！冬天很冷，一般人愛躺在被窩裡取暖，這個情境馬祖話稱「煨鋪」(ㄨㄟ ㄉㄨㄛˋ ui phuo)。馬祖話「煨」字的拼音若用ㄨㄞ，感覺上就是差那麼一點點。如果大家還不相信，請把「歪」、「煨」二字用方言反覆的唸一唸，就可以瞭然於心了。<sup>152</sup>目前大陸出版的各地《方言志》，其中所載的ㄨㄟ (ui) 音節的字，多如過江之鯽。筆者重申自己的理念：各種標音符號只是工具而已，它是被我們所用，而不是被它限制。我們只問ㄨㄟ (ui) 等音能否讀出音來、能否正確的反應出漢字讀音，不必以規範國語注音的條例拿來限制方言。但是，話說回來，習慣於國語注音的

150. 西諺說：「幾何之內無君王之路」。「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」。前輩學人「前仆後繼」的進行方言田調，大家共同做的結論，讓後人的我們能「坐享其成」，並且有後出轉精的機會。他們勤苦建立的音系等架構，除非有錯誤，否則應尊重之。

151. 讀者朋友可觀察任何一本語言學的書所附的元音圖，i、u 都在一個高度的位階，只是有前後之分而已。若用 uei，發音時元音是降升關係的，語音和諧與否已不辯自明。

朋友，若用ㄨㄟ (uei) 注相關的方言讀音，也不必太斤斤計較了。

5.  $\alpha$ ：國語無此音，但馬祖方言卻所在多有。如，初、梳、疏、苧、遽(滑行)、祛(拋棄)、…。都是以它為韻母。它是  $\epsilon$  的圓唇音，因為國語所無，學習者無法體會，故講解時費力多而成效少。個人覺得，最好的方式是仿梁玉璋教授的做法，直接借用國際音標。《馬祖拚音方案》是借「廿」的字形來使用，這是不得不然的權宜之計。為了系統統一，把國字符號化當音標使用，但是又免不了見仁見智的批評。我們在前文一再強調，語音的同化是常見的語言現象。 $\alpha$  若和ㄩ (y) 拚切， $\alpha$  就會受ㄩ (y) 的影響而提升到  $\emptyset$  的地方。所以，把「桶」的方言音注成  $t\emptyset y\eta$ ，雖然有些怪異，但絕對是正確的。
6. 一ㄝㄨ、一ㄨ與一ㄨ：一ㄝㄨ (ieu)、一ㄨ (iu) 這又是福州語音的窄韻、寬韻的問題。<sup>153</sup>馬祖人說「幼」，標準的發音是一ㄝㄨ  $\sim$  (ieu  $\sim$ ) 或一ㄨ  $\sim$  (iu  $\sim$ )。假如用國語注音的一ㄨ  $\sim$  (iou  $\sim$ )，那豈不唸成國語的「有」了嗎！大家把一ㄝㄨ (ieu) 和一ㄨ (iou) 反覆誦讀，不難發現用一ㄝㄨ (ieu) 拚方言的「腰」、「由」、「搖」或以它做方言「叫」、「調」、「轎」、「招」的韻母，比用一ㄨ (iou) 來得精準。鄉親說「優秀」為一ㄝㄨ、ㄇ一ㄝㄨ  $\sim$  (ieu  $\sim$  sieu  $\sim$ )，這是道道地地的福州腔。<sup>154</sup>只有在拚方言藥很苦的「刁」、草寮的「寮」等字時，用一ㄨ (iou) 做韻母是可以被接受的。筆者再度強調，為了遷就大家學習國音的拼音習慣，用一ㄨ (iou) 不算錯，但是有些字用一ㄝㄨ (ieu) 或一ㄨ (iu) 絕對是正確的。<sup>155</sup>
7.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國語的ㄛ (o)、ㄜ (y) 與閩東方言的對應關係。民國8年5月20日教育部「國語統一籌備會」召開臨時會，議決將「ㄛ」母兼「o」、「ㄜ」兩讀不便的情況改善，但39個字母已經頒定，不便隨意增加，於是將「ㄛ」代表「o」，另製ㄛ上加•代表「ㄜ」。其後以字母頭上另加符號，寫起來不方便，並且容易與聲調的點相混，所以將ㄛ上加•改製成「ㄜ」。<sup>156</sup>我個人認為，閩東方言有ㄛ (o、o) 但是沒有ㄜ (y)。筆者仔細翻查母語教材《福

152. 筆者在大學時代，某一次上體育課，記得那一天是上壘球單元。我是班代，所以被拉出來當裁判。我口說的是「揮棒落空」，發的音卻是ㄉㄨㄟ ㄅㄨㄟ、ㄉㄨㄟ ㄅㄨㄟ (hui pan\luo\khung)。班上同學已習慣我的馬祖腔的國語，任課老師是國際裁判林教授，因為他也是福州人，所以他立刻稱我為「老鄉」，從此以後他稱我為老鄉而不名。馬祖腔的國語外地人之所以感覺奇特，並不是只有ㄅ、ㄨ不分、缺乏捲舌音、…等，還有許多小差異的地方是一般人所不瞭解的，ㄨ一與ㄨㄟ的似同非同，也是其中之一。因為受自己母語ㄨ一 (ui) 的影響，一 (i) 是前高元音，就是因為它的緣故，連帶的把下一個字舌根鼻音的ㄨ (ang) 自動調節升高成舌尖鼻音的ㄨ (an)，這也是語音同化的現象之一。馬祖人說國語，碰到這種情形就產生該ㄨ的不ㄨ，不該ㄨ的反而ㄨ了。

153. 參見馬祖母語教材《福州語》每一後面都附有〈標音方式說明〉，其中的第17條梁玉璋教授國語是用一ㄨ，但相對應的國際音標卻是用 iu 和 ieu。

154. 某次有一特殊機緣和大陸連江華僑中學林校長會面。林校長知道筆者致力於福州方言研究，他隨口說了一句順口溜：「紅旗飄飄，又來福州。」這句話若用國語來唸，絕對感覺不到它的韻腳之美以及它的趣味性。林校長用福州腔唸，結果獲得滿堂彩。林校長是這樣唸的：ㄉㄨㄟ ㄅㄨㄟ ㄅㄨㄟ ㄅㄨㄟ，一ㄝㄨ、ㄉㄨㄟ ㄅㄨㄟ ㄅㄨㄟ ㄅㄨㄟ (hung hi\phiu phiu, ieu\lai\huk iu)。當時身為客人的筆者不便多言，回到飯店以後，筆者畫蛇添足的補上兩句，「旅館客滿，馬路睡覺」。(ㄉㄨㄟ ㄅㄨㄟ ㄅㄨㄟ ㄅㄨㄟ，ㄉㄨㄟ ㄅㄨㄟ ㄅㄨㄟ ㄅㄨㄟ，ly\kuang<sup>33</sup> khe\muang<sup>33</sup> ma\lu\sui tsieu)。在場的朋友們大家都覺得有趣。

155. 國語無此拼音條例，不代表以它注方言是錯的。

156. 參見空中大學教科書《文字學·聲韻學》p.311

州語·標音說明》、馮愛珍《福州語方言詞典》、李如龍等《福州語方言詞典》、袁家驊《漢語方言概論》、林寒生《閩東方言詞匯語法研究》、王天昌《福州語音研究》、北大《漢語方言詞匯》、趙日和《福州語方言音韻詞典》、董同龢先生的《漢語音韻學》等書，都不認為福州方言有ㄛ (Y) 的音素。實際調查過馬祖方言的張屏生教授，在他的成果報告中未列此音。即使詹伯慧《現代漢語方言》認為ㄛ (o) 有 ɔ、ə、a 三個變體，也不包括ㄛ (Y) 在內。ㄛ (o)、ㄛ (Y) 都是後半高元音，發音時的口腔ㄛ (o) 呈圓形的狀態，而ㄛ (Y) 是不圓的。它們之間的區別雖然只在些微，但是在拚音時就會產生精確與否的結果。

最後說聲調部分。嚴格的聲調標示法是用調型或調值，梁玉璋教授指導編寫的馬祖母語教材《福州語》，她即使用國語注音符號，也不用調型，而是用調值。因為同樣是平聲，調值卻有 55 與 44 之分，同樣是第四聲「`」的符號，調值卻有 53 與 51 之別。馬祖方言的陰去調最接近國語的第三聲，學界有稱陰去調為第 3 調者，它的音值為 212 或 213。福州方言的陰去調常常會念半陰去呈 21 狀態，而國語第三聲的調值為 315，若唸半上則調值為 31。表面上看來 21 調和 31 調相差無幾，但是在拚音時會影響發音的準確度。以ㄠ (au) 韻來說，ㄠ (hau) 可以拚出標準的國語「好」的音，但卻無法拚出標準的馬祖話「孝」，現階段國語的「好」和方言的「孝」，它們的注音都是ㄠ (hau)。國語說「不好」兩個語音，一聽就知道不同於馬祖方言的「不孝」。除非標出實際音值，否則，用國語既有的四個聲調將就標示馬祖方言，必然隔閡重重。但是，為了大家拚音習慣，也不必太在意了。所以，《馬祖拚音方案》使用調型時，一律採用寬式的調型標示法來處理。如此部分的問題解決了，但碰到上聲的 33、31，或陽去的 242 時就束手無策了。此時只好一絲不苟的標上「+」或「^」。本《語言志》書中的聲調符號，只有「+」和「^」是大家最感陌生的，故筆者在國際音標中特別標示調值 33 或 242，目的是輔助讀者對照、比較，進而瞭解它。按理說，上聲的符號是「˥」，《馬祖拚音方案》用「+」，純粹是為了方便電腦作業而已。<sup>157</sup>只是在凡例中要加以說明，使閱讀者不致於心生突兀即可。

<sup>157</sup> 根據筆者經驗，投稿時，「˥」的符號往往無法呈現，所以，只好用此變通的方法來處理了。



附圖

見何大安《聲韻學中的觀念與方法》p.30

